

適園叢書

張宗祥



太平治蹟統類卷十六

宋彭百川撰

神宗開熙河

河州大首領瞎木征者邈川大首領唃廝囉之孫也唃廝囉本西域胡僧李立遵攜來吐蕃立文法言是佛種由是吐蕃咸皆信服之吐蕃之俗尙釋教謂佛爲唃兒子爲廝囉故稱唃廝囉初據宗歌城以立遵爲輔祥符中用立遵策將眾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羌城聞已過畢利城瑋率諸將渡渭迎之遂合戰三都谷賊軍雖眾然器甲殊少在後有所持俱白楮毛連以備劫虜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氣凌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

其後指揮軍中鼓譟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  
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瑋威名大振唘氏自此衰弱視中  
國如神明惕息不敢動立遵歸又病死乃徙居邈川更以邈  
川溫逋奇爲輔遣使秦川求內屬詔授廝囉寧遠大將軍愛  
州刺史以逋奇爲歸化將軍後逋奇謀亂廝囉殺之以改莅  
青唐景祐中授兩使留後異時與回鶻歲遣使自蘭州入鎮  
戎軍以修朝貢朝廷亦命陝西州縣特置驛謂之唘家位及  
元昊將叛慮唘氏制其後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御山  
築瓦山寨斷蘭州舊路留兵鎮守自此唘氏不能入貢而回  
鶻亦退保西州 元昊叛命久爲邊害朝廷患之議者謂唘  
氏尙在河湟閒又與元昊世仇當遣使通諭朝廷之意使西

戎有後顧之憂則邊患少息矣仁宗然之寶元中遂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自古渭州抵青唐城因以邈川都統爵命授之俾犄角以攻元昊廝囉謝恩大喜請舉兵助中國討賊自此元昊始病于牽制而唃氏復與中國通矣旣而元昊大舉襲唃氏而廝囉堅壁鄯州不與戰元昊渡水嘗植幟以誌深淺廝囉潛使人移所植及元昊眾潰于誌處溺死過半自是數敗之元昊取西涼府而廝囉得廝鐸叔之眾十餘萬回鶻亦以數萬人歸之其勢遂强于諸羌朝廷命爲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州刺史廝囉初娶立遵妹生二子曰瞎氈曰磨氈朝廷俱命爲團練使自母失寵爲尼卽俱遁去瞎氈居河州合龍合生木征磨氈居宗哥城元昊妻以女遂附

元昊嗜氈懦不能制所部温氏亦叛歸元昊厮囉再娶喬氏  
有才色生董氈年長桀黠遂殺二兄并其眾厮囉老國事一  
以委之秦鳳經略使張方平使人誘董氈併誘董氈所併乃  
勵力結部落將雪前耻又值其婦翁瞎厮鐸心以罪責于秦  
州乃歸明住坐秦州之境且屢乞河州刺史秦州爲奏得赦  
告然以其居逼邊恐後爲患乃諭以爾歸河州卽給付于是  
木征遷于武勝謂巡檢程從簡曰武勝亦河州界可以給付  
眞命矣從簡以候申帥司爲報偶牙校送厮囉加恩告木征  
乃執牙校語以得刺史告身卽放爾歸秦州程從簡勘以妄  
許之罪旣而出從簡令親諭之歸牙木征又質留從簡木征  
自知與漢有隙日夜練兵其黨不能禁部族往往歸附用其

妻弟瞎藥爲謀主與夏人解仇朝廷務懷來卒授以河州刺史治平閒廝囉死起復董氈爲冠軍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充保順軍節度使洮州營內觀察使置押蕃落等使上卽位加檢校太保前此關中士人數言其利害焉張載嘗言少時亦欲結客取之范仲淹帥延安招置府第但修制科至登進士第其志乃已王安石之子雱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惠大矣其後王韶上熙河之策蓋取此王韶者始爲建昌軍司理參軍時蔡挺提點江西刑獄受知于挺後數歲知慶州韶遊西邊謂挺具言將應制科欲知西州本末挺遂以前後士大夫之言邊事者悉示之其閒有向室議洮河一說韶悅之

乃爲平戎策以獻其策曰古者禦戎無上策謂戎狄荒忽在要服之外也今河西李氏據兩路皆漢唐舊郡在邦域之中所謂癰疽伏疹留滯脅下心腹之患也觀其蓄威養銳竊號稱制朝夕東向盱眙以窺中國之利此其志非止于來去荒忽剽劫而已也國家奈何以戎狄待之曾不念子孫百世之後將有感國內侮之憂也方承平無事四方萬里無鷄鳴犬吠之警然賊人猶窺我邊邑犯我城郭萬一腹心之內有方二三百里水旱四方盜賊者相繼當是時賊人之情其可以恩信保耶議者但欲備邊固守爲不可攻之計殊不知腹心一擾則邊守自闕此唐吐蕃所以陷涇隴也昔拓拔氏始居雲中後耶律心初居振武當時議者亦不謂其能深入中

國爲腹心之患也今自綏銀宥至于沙肅十四州軍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其閒豈止雲中振武一城之地耶夫勞中國以事戎狄誠非爲國之長策然勢有不得已者又安可端坐俟其侵逼哉今欲徑舉重兵擣其巢穴則國家重生邊事納其誠款則不可先違誓約輕動士眾使曲在我也愚以爲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復河湟則李氏腹背皆受敵表裏交擊之患不攻而自覆矣今自武威之南古渭州之西皆漢隴西安定金城三郡地所謂湟中大小榆土地肥饒宜五穀者皆在今洮河蘭鄯之間漢氏所以開屯田建城邑而臣諸羌者也自唐開元以後吐蕃侵入盡陷河北卽今爲戎狄所據者已三四百年矣今董氈雖在河湟閒而沿邊諸族自爲種



落如木征瞎藥及欺巴温之徒皆與漢界相近在洮河閒其種落大者不過一二萬小者二三千人皆分離散處不相統一此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誠能厚以恩信結其宗黨使其傾心向慕翩然有歸服之意但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服則唃氏雖盛其敢傲睨而不歸我耶唃氏既歸于我則西河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此所謂見形于彼而收功在此也愚故以謂欲驟親之則不爲吾用急撫之則其心愈離此無異驅虎豹于山林而使之轅輓也令之猶不從召之安可致乎愚以謂此由國家未嘗得撫戎狄之術故也夫虎豹之在山林其貪忍殘暴惟肉是嗜驟親之則傷人

此固不可以恩信待也然後有善畜養者得而馴擾至可以  
駕馭而驅使之無不如意羌戎之人貪愛慕義樂爲人用其  
暴戾又豈止于虎豹哉觀其種性所習雖生硬頑梗難以道  
御而純固誠慤易以恩誘患國家未嘗得人親撫之也爲今  
之計莫若擇通材明敏之士心慮軒豁能通知其意者朝夕  
出入于其閒往來巡行察其疾苦有生硬頑梗者卽稍以恩  
信綏之使其人皆知上位有愛我之意欣然相勸襁負而歸  
于我矣此撫屬羌之策也韶又獻和戎六事上命樞密院召  
問方略以爲秦鳳路經略安撫司機宜文字時青唐俞龍  
珂大族難制議請討之城之韶乃因按邊止從數騎直抵其  
帳招誘之且留宿以示不疑龍珂遂率其屬十二萬口來附

于是青唐渭原諸族俱納地周環二千里上嘉龍珂首善拜  
爲西頭供奉官龍珂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  
臣今旣歸漢乞賜姓包上如其請遂賜之姓包賜名順又詔  
高遵裕卽鹽井川建第賜之賞韶爲右正言直集賢院建古  
渭寨爲通遠軍使韶知軍事以圖武勝是歲熙寧五年也  
秋七月詔築乞神平堡而番酋抹耳居拔邦山與永巴族相  
結時入寇韶率兵度行一嶺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帳洮西  
震動會木征渡河來寇而抹耳復依其聲勢保集拔邦山  
閏月知德順軍景思立以涇原第六將兵并第一等弓箭手  
五千騎出南路且分遣諸將一擊抹耳一擊木征韶將大軍  
從東進趨武勝賊至則迎擊賊兵敗還走追至其城酋領瞎

藥棄城夜遁唯曲散四王阿南阿出降乃城武勝  
八月以爲鎮洮軍以高遵裕知軍事以結吳延征爲禮賓副  
使鎮洮軍洮西一帶蕃部令轄賜以器幣甚寵之延征者木  
征諸弟也王師討木征于鞏令城木征敗走延征舉其族并  
大首領李蘭氈等出降故命之且詔沿邊安撫司曉諭木征  
限一月降優與官爵不從卽多設方略擒討仍以內殿崇班  
告一道錢五千緡募人捕送

冬以乞神平堡爲慶平堡隸鎮洮軍又以鎮洮軍爲熙州陞  
鎮洮軍爲節度額以熙河洮岷通遠軍爲一路置馬步軍  
都總管經略安撫使所應制置事令經略安撫司詳具以聞  
進王韶爲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兼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

使移高遵裕知通遠軍兼總管已而瞎藥歸熙州聽命以蘭  
氈爲右侍禁充結河一帶蕃部巡檢蘭氈者木征母黨也其  
明年春景思立引兵由香子城進討河州力戰數合斬不用  
命者數人軍聲大振王韶引精兵從之捕斬虜首千餘級木  
征遁走生擒其妻子以屬吏 韶入河州諸羌反襲香子城  
大掠輜重侍禁田瓊戰牛精谷失利及其子永圭俱死韶急  
遣苗授救香子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守香子鈴轄奚起起城  
中兵與苗授合遂進討牛精諸谷助賊蕃部焚其帳斬千餘  
級遏塞不通景思立復引兵通道又斬三千餘級盡得所掠  
獲牛羊芻粟不可勝計韶回軍復擊諸羌而木征復入河州  
韶乃先城香子且復遣將渡洮河破康樂城之及城劉家川

堡又自領兵破訶諾而城之俱成以兵木征弟瞎吳叱急攻  
洎止不能下去圍臨江兵不敵熙河蕃漢部巡檢劉惟吉率  
所部兵赴之力戰瞎吳叱敗遂走于是第功行賞以王韶爲  
禮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景思立爲東上閣門使河州刺史遷  
奚起爲皇城使劉惟吉爲左藏庫副使餘減年推恩有差遂  
以思立知河州改苗授知德順軍專管轄涇原正兵弓箭手  
策應熙河又詔訶諾城爲定羌城香子城爲寧河寨康樂城  
爲康樂寨劉家川堡爲當川堡並隸河州思立以河州未城  
寓行州事于寧河寨

夏詔永興秦鳳轉運使發精壯兵二千付思立城河州又詔  
躬將士卒往視河州修城羌人謀伏兵南山斷官軍韶遣王

君萬等拔之遂由露骨山南入洮河界破木征弟已斃用盡  
逐山南諸羌時木征留結彪守河州而自將銳卒出王師後  
詔又分爲兩道遣別將攻河州而自迎木征所在大破之木  
征走遂圍河州結彪以城降瞎吳叱巴斃角本令征欲令征  
等各以城降于是收復宕宜岷洮又城撈南通道川班師詔  
入覲安石請率百官稱賀上曰此廟堂之謀將帥之功于朕  
何有安石再三陳請以熙河之功將帥賴陛下神算前定舉  
無不克祖宗以來每下州郡例俱稱賀上猶不許安石曰城  
河州事中外所喜多端稱賀則人情釋然請俟城畢入慶從  
之旣而畢工上乃御紫宸殿王安石率羣臣上表賀上解所  
服玉帶賜安石辭不許方受賜以王韶爲端明殿學士兼龍

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 初王韶之圍河州也蕃部開門請  
降既入景思立夜殺降者二千餘人上聞之曰禍莫大于殺  
已降故思立克河州之功不賞乃以高遵裕爲岷州瞎吳叱  
巴氈角董谷俱入朝引見延和殿上謂董谷雖非首領然能  
于捺羅城先同其母詣景思立前鋒請降乃盡以爲崇儀副  
使悉充蕃部鈐轄吳叱岷州巴氈角洮州董谷河州厚遣之  
當時木征雖屢破屢敗而董氈別將青宜結鬼章者復數擾  
河州屢誘脅部族舉西山襲殺河州采木軍士害使臣張普  
等七輩以書抵景思立語不遜思立不能忍包約勸之毋出  
兵思立不聽 明年春思立率蕃漢兵六千攻鬼章于蹋白  
城思立將中軍韓存寶魏奇爲前鋒王寧策之王存爲左助



賈翊爲右助李乘爲後殿趙亶策之鬼章衆二萬餘分爲三以抗官軍自辰及未血戰十合賊從山下沿溝出圍中軍王寧戰死韓存寶王存亦被圍走馬承受李元凱死之思立與存寶潰圍而出合與殿後思立已三中箭存寶奇及他將亦各重傷于是眾議曰日晚兵疲矣宜移陣東坡爲營以自固而思立以前鋒重傷乃獨移屯嶺上而賊諸將無得輒動復以百騎血戰走蕃兵數千人方追之而殿後兵動不能止前陣欲戰者見之俱潰思立且戰且退至東嶺上與趙亶合官軍尙五千餘人思立曰我適以百騎走千餘人今諸軍無助我者軍敗矣今自刎以謝天子眾止之少頃再戰數合不能解遂死包約亦戰死惟存寶乘思誼得脫 上聞思立死深

以用兵爲憂批諭執政曰熙河邊事未有安靖之日其湖南  
廣南可詔章惇沈起早務了畢追還兵馬併力一方庶不至  
別貽大患時王韶赴闕還在道聞思立敗疾馳而西會兵于  
熙河以三月丙午度洮翼日破耳金族于結河川口斬千餘  
級釋河州圍走鬼章等三萬餘人乙酉築珂諾城木征降前  
後斬七千餘級燒二萬帳獲牛羊八萬餘口

神宗朝議契丹地界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泛使林牙興復軍節度使蕭禧來言代  
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其書曰竊以累朝而下講好以  
來互守成規務敦夙契雖境分二國克保于難知而義若一  
家共思于悠永事如聞于違越理須至于敷陳其蔚應朔三

州一帶祇自早歲曾遣使人止于舊封俾安鋪舍庶南北永  
標于定限往來悉絕于姦徒洎聞舉申輒有侵擾于全屬當  
朝地分或營修堡壘或存止舍居皆是守邊之冗員不顧睦  
鄰之大體妄圖功實度越封郵今屬省巡遂令按視備究端  
實諒難寢停至于縷細之緣由分白之事理已具聞達盡令  
拆移既未見從故宜伸報據侵入當界地理所起鋪候之處  
各差官員同其檢點早令毀撤卻于久來元定地界再安置  
外其餘邊境吏有生勑事端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理會如  
此則豈惟疆場之內不見侵踰兼于信誓之間且無達爽茲  
實穩便顓俟准依上許之而難其人執政白遣太常少卿判  
三司開拆司劉忱祕書丞檢簽書樞密院兵房文字呂大忠

卽河東理辨其事上面諭蕭禧曰蔚應朔三州地界俟差職  
官與北朝職官就地頭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乃嘉祐七年  
因舊繕葺元計六千餘萬工至今已十三年纔修五萬餘工  
卽非勑築城隍有違誓書又非近年事北朝旣不欲如此今  
示和敦好更不令接續增修白溝館驛亦俟差人檢示如有  
勑蓋樓子箭窗等並令拆去勑屯兵級並令抽回朝廷自來  
約束邊臣不令生事如昨來趙用擅入全屬北朝地分雄州  
職官十餘人並已停降今來郭庠侵入全屬南界地分兼先  
放箭射傷巡人理須應敵況北朝近差巡馬已是勑生事端  
其郭庠事并其餘細故並循舊常別無違越無可施行禧奉  
詔而退授以報書書曰辱遣使者來貺書函歷陳二國之和

有若一家之義固知鄰寶深執信符獨論邊鄙之臣嚴越封  
郵之守欲令移徙以復舊常竊惟兩朝撫有方宇豈重尺土  
之利而輕累世之歡况經界之間勢形可指方州之內圖籍  
具陳當遣官司各加覆視儻事由夙昔固難徇從或誠有侵  
踰何吝改正而又每戒疆吏令遵誓言所諭擄生之事端亦  
皆境候之細故已令還使具達本國緬料英聰洞垂照悉

韓縝時爲兵部侍郎天章閣待制乃假龍圖閣直學士給事  
中爲回謝使忱等入辭對使殿忱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  
校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且跬  
步不可輕棄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資敵乎臣旣辱使指當  
以死報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上躔之忱已行上手敕曰

虜理危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大忠又以父憂  
去獨忱至河東而契丹亦令樞密副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蕭素樞密直學士梁穎會于境上素頗倔强自言欲正南面  
坐北朝使相有此儀忱不從移文詰雖一日蕃首引兵萬眾  
入代州竟焚鋪屋堠與官軍交射已而素穎徑入橫都谷施  
帳幕邀忱相見忱不往又欲設次于西徑東谷忱以侵地愈  
深不許會得國信所言至和中國信使蕭德常亦帶平章事  
與館接使行馬坐次悉分賓主乃以此報之于是會于大黃  
坪以賓主禮見尋詔大忠奪喪與素穎會議凡三四見議不  
決而指對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壟爲界忱大忠卽邀素穎  
行視無土壟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蓋山所至有分水嶺概

言分水嶺爲界則異時可以罔取此黠虜之微意也相持既久枕等歸報上聞蕭禧且復來乃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

彥博曾公亮手詔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造釁端妄來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聽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遏之方密具以陳朕將親覽琦上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畏大敵虜人素以久強之勢于我未嘗少下一且見形生疑必以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

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橫使止以  
爭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術爾今日致虜疑有七通高麗取  
熙河教義勇修軍器沿邊植柳榆置三十七將今虜因疑生  
事但不得不然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  
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時外示驕慢耳以陛下聖神文武若  
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  
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次邊州軍芻糧不充  
新選將官羸勇寡謀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  
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腹心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  
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遣使報聘優致禮  
幣且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



所無豈有也意恐爲謀者所誤爾弼上疏言今北使再至朝廷違之則兵起而速患順之則河東斥候漸蹙臣謂不若一委邊臣堅持舊來圖籍疆界爲據使之盡力交相詰難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欲生事遂興干戈彼非敢無故騷興此端實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孰慮不可獨謂虜人造釁背盟也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我但嚴兵以待之來則禦之去則備守此自古中國邊防之要也若彼果乘忿便欲深入討擊實慮萬有一跌其害非細若便與西夏爲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文彥博留公亮則但持不與之論乞選將厲兵以待之彥博之疏曰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必以誓書爲證彼雖危辭難奪正論公亮言夷狄之情畏強侮弱在控制

得術爾今者中國所以待虜人者既極包含若其生事不已不使知懼臣恐未易馴服控制之柄無使倒持戎狄知中國不可窺姦謀亦自息矣 是時蕭禧至白溝又堅欲交馬馱于城北亭非故事朝廷曲從之上批曰蕭禧于白溝住將十日至今未聞起離向宗儒等雖再三報以舊例禧殊未有從順之義若更遷延深恐虜愈肆強忿或出不遜之言或以巡馬擁送南來愈難處置雄州使人約欄又致喧爭萬一擾攘或傷官吏恐不可收於去歲蔡確接伴已許馬馱依常使車例子雄州交割今必難卻其請可詳度止作朝廷據接伴奏特許依年例作兩節交換庶幾稍通其情于疆事易爲商量又批曰北使久留白溝已經累月自通和好以來無此事朝

廷處置實不可緩蓋所爭者小而所顧者重議者若謂恐虜人因此得以占據兩屬之土是甚不然且北人前後執作證據以爲屬彼者豈獨一事如夏秋二稅借地蓋館雄州門側剗立標竿及巡馬不住往來之類不待更增交割馬馱一節乃可占據況人夫一半已于白溝代還在理委無深害可速議指揮禧至致國書其書大指如舊且以忱等遷延爲言其書曰昨馳一介之輔傳議復三川之舊封事已具陳理應深悉期遵誓約各守邊郵至如勅生事端侵越境土在彼則繼有于此則曾無乃者蕭禧纔回韓縝繼至薦承書翰備誠誠悰言有侵逾理須改正斯正見和成之意且無違拒之辭尋命官僚同行檢點于文驗則甚爲顯白其鋪候則盡合拆移

近覽所司之奏陳載詳茲事之縷細謂劉忱等雖曾會議未見準依自是及冬以月逮日或假他故或飾虛言殊無了絕之言止有遷延之意若匪憑緘幅更遣使人實虞詭曲以相蒙罔罄端倪而具達更希精覽遐亮至懷早遣邊吏各加審視別安戍壘俾返舊常一則示靡礙于鄰邦一則表求敦于世契儻未從擗割仍示稽違在往復以難停係悠長而豈可微陽戒候善嗇爲宜時王安石再入相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資政殿論難久之上曰凡事爭虜尙不肯已今兩遣使豈有中輟之理卿爲朝廷固惜疆境誠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遣使兩來卽與代北之地若再一使如魏王英弼者來求關南之地則如何上曰卿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旣以臣言

爲不然今代北豈可啟其漸忱又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  
陛下熟思之執政以忱大忠不可奪罷就三司鹽鐵判官

前此大忠乞終喪制奏曰臣與劉忱再會北人于大黃坪蕭  
素梁穎詞理俱屈雖議論反覆執迷不回竊原其情技亦止  
此爲今之計莫若因而困之伏望就除劉忱于本路差遣置  
地界于代州以蕭士元爲副來則與之言去則勿問在我則  
逸在彼則勞歲月之間庶可決議久寓絕塞人情皆非所堪  
速希成功實恐有害於事理而臣方在哀疚棄几筵以將使  
事今者素穎亦必顧惜歡好決無倉卒起釁之端臣之去留  
似無所繫乞聽臣罷歸以終喪制至是乃許之 大忠雖得  
請去然終論奏以地不可許奏曰竊以北人窺伺邊疆爲日

久矣始則聖佛谷次則今泉村以至牧羊峰瓦窰塢共侵築一十九鋪今則西起雪山東接雙泉求地五百餘里蔚應朔三州侵地已經理辦更無可疑惟瓦窰塢共侵築見與北界商量蕭禧未過界時臣先奏論乞朝廷主此定禱議又皆許之今西陲以東皆有明據此地不能固爭他處亦以難保竊料虜情有可請者一有不可動者五狃于包容侵侮中國今若必校或激怒心此可請者一也歲得金帛與地孰利萬一絕好所失則多此不可動者一也虜兵雖眾脆弱驕惰應敵者鮮非咸平景德閒可比此不可動者二也城池不固器械不精以守必危以戰必敗此不可動者三也山後之民久苦虐政皆有思中國之心邊釁一開必防內變此不可動者四

也北人最畏西夏復有達靼之隙果欲長驅豈無牽制之慮此不可動者五也虜主弱而少斷母老子孱縱有謀臣恐未得用今者虜使再入必未嘗先輸屈伏之言俟其情意稍開諭以胡谷義興冶大石茹越麻谷五寨治平二年侵築十五鋪度山勢立界或更增以瓦窰塢如王僅斬宗臣之議則我無屑就之媿彼有可取之名蕭禧使還不遂其意萬一張大兵勢測我淺深乞指揮諸路帥臣但爲禦計一切勿校上乃命縝乘傳詣境上會遼人詰難以聞詔諭蕭禧以此歸報禧不受命又遣內侍李憲賫詔許以長連城六番鎮者治平二年契丹嘗置鋪其間邊人以其見侵毀之後不復來至此許其卽舊址置鋪而禧猶不從執議如初上不得已議先遣

沈括報聘括請行上謂括曰虜情難測設危及使人卿何以處之括曰臣以身任之上曰卿忠義固當如此然此行係一時之安危卿安則邊計安禮義自中國出較虛氣無補于國切勿爲也上又畫七事以問中書樞密院曰今遣沈括等行而事當預慮者蕭禧未還止之不令過界一也接伴久不至二也過界三五程止之令俟蕭禧到三也到虜帳先問來意直俟以分水嶺爲界方得朝見四也雖得朝見穹廬中須令用分水嶺爲界方得允許五也使人未許以分水嶺爲界卽領兵拆移鋪舍屋徐遣括等還持慢書來報云旣商量不從已令兵馬往彼拆移訖使朝廷知旣未是絕好如難爲處六也使人至輒苦辱之或授以惡馬使顛仆于山谷中或詐爲



賊潛來傷害既不顯中國之意如何爲處七也中書樞密院其議應之所宜中書樞密院卽條具奏曰竊以分水嶺旣不可蕭禧又未肯辭欲通兩國之情則泛使不可不遣彼以禧未還而不納或納而接伴不至容或有之然且遷延境上以示我無絕好之意于義無傷則彼亦難恠禧之稽留無由發怒若必遣使人以分水嶺爲界則許與不許非使人之敢專就令屈從豈足爲信若不候使還強移鋪屋前已計議屈伸在我且爲後圖本朝與之通好多歷歲年使人之來禮遇甚厚今雖未允所求固無激怒之事苦辱使人恐無此理上然之于是以使指授沈括曰本朝邊臣見用照證長連城六番嶺爲界公牒十六道多是北界聲說關口把鋪等處捉賊或

交址並在長連城六番嶺之北內順義軍重熙二年三月十  
八日牒稱南界送到于山後長連城兩界分水嶺上收捕賊  
人張奉還等不合界過淮法斷訖又順義軍清寧九年十月  
牒捉到截奪南界代州崞縣赤泥膠主白戶支牛賊人事既  
指長連城六番嶺南依舊陟修蓋已是曲敦和好今禧更指  
分水嶺爲界緣所在山嶺水勢分流皆謂之分水嶺昨蕭素  
等所執證照文字三道除大石義興冶兩寨已爲北界侵越  
不經治平年發遣見不以連城爲界外其西隆寨執張慶文  
字據言分水嶺上有土壘所據指處卽無土壘兼張慶文字  
指鴈門寨地比至界遮虜軍十一里今鴈門寨至長連城地  
界爲兼忱等曾牒素等令指定是何山名爲分水素等回牒

但稱沿邊山名地理界至南界足可自知豈可移文會問顯見元無指定去處今禧所執與素等同全無證據文字欲令沈括等到北朝日將見用照證文字一一聞達北朝又詔曰國家與契丹通好年深終不欲以疆場細故有傷歡好大體既許以治平年蓋鋪處依舊法蓋修務從和會卽更不論有無照證若不指定分水處卽恐檢視之時難爲辨撥一李福蠻地許于見開壕塹處分水嶺爲界一水峪內又兒馬鋪井三小鋪卽移近而以見安新鋪山頭分水嶺爲界一則西陘寨地分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遠探白草鋪山頭分水嶺向西接右長城爲界一黃嵬山地已經仁宗朝差官與北界官吏于聶冉友等已侵耕地外標地立四至訖及大池廟

順義軍牒稱地里係屬寧化軍并無可商議二瓦窰塢地前  
來兩界官私商量未了今已指揮韓縝等一就檢視撥處  
以分水嶺爲界且遣使者持報書示禧報書曰兩朝和好六  
紀于茲事師故常誼存悠久比承使指諭及邊陲已約官司  
皆從辨正當申封圻之舊以需事實之分而介信未通師屯  
先集侵禁喉戍傷射巡兵舉示力爭殊非和議至欲當中獨  
坐位特改于臣工設次橫都席尤難于賓主數從理屈纔就  
晤言且地接三川勢非一概輒舉西陲之偏說要該諸寨之  
提封屢考文憑旣無據驗欲同按視又不準從職用乖違滋  
成濡滯竊意有司之失指曾非與國之本謀茲在輶車再垂  
函問重加聘幣彌見歡悰然論疆事之侵擾盡置公移之顯

證述廷臣之論議獨尤病苦之愆期深認事端多非開達重  
念合天地神鬼之聽其立誓言守祖宗疆土之傳各全生聚  
不嗇金縉之聘問肯貪壤地之尺尋特欲辨論使無侵越而  
行人留館必于分水以要求樞府授辭期以興師而移拆豈  
其歷年之信約遂以細故而變淪已按輿圖遙爲申畫仍令  
職守就改溝封遐冀英聰洞加照悉禧見報書乃肯辭 至  
是縝圖上山川分畫利害安石言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  
畫其地圖請與之詔如安石議詔曰雙井水峪瓦窰塢分畫  
地開壕立墩增置鋪屋控扼處並依奏石門子鋪如在三小  
鋪外更不拆移見安新鋪以東接胡谷寨地原非分畫處若  
北人言及卽以此拒之如固爭執奏取朝旨其白草鋪西接

石長城先從北與之議毋得過黃河畫地界其石長城以北  
弓箭手地聽割移于是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

太平治蹟統類卷十六

太平治蹟統類卷十六

太平治蹟統類卷十七

宋彭百川撰

神宗開南江

熙寧五年閏七月庚戌遣檢正中書戶部戶房公事章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荆南事先是辰州布衣張翹與流人李資詣闕獻書言辰州之南江古銀州地接施黔牂牁世爲蠻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據也產朱砂水銀金布黃蠟良田數萬入路無山川之扼若朝廷出偏師壓境上臣二人說之可使納士爲郡縣書奏朝廷以委廣西鈐轄知辰州劉策詢度策上方略旣而上語王安石劉策所規畫甚合安石奏曰策不欲令安撫轉運司預此上曰誠然安石曰須朝廷精擇數人與



同此事未幾策死因改命惇仍以東作坊使石鑑知辰州使助之又有僧願成者能爲符籙禁呪王雱幼子夜嘔用成呪而止雱德之或言蠻人多行南法畏符籙雱卽薦之於惇惇至辰州遂遣李資張竑及願成等入南江諭以朝廷之意資等偏宥無謀狎褻蠻婦其酋田元猛者不勝其憤盡縛資等釘于柱碎斮之願成搏頰求哀元猛素事佛乃不殺裸而遣之願成不以爲恥乃更乘大馬擁撾以自從稱察訪大師猶以入峒之勞得紫衣師號惇知羣蠻終不可以說下也卽三路進兵誅蕩平之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爲治所縣以瀘陽爲名又以潭州梅山建安化縣得主客萬四千八百九戶丁十一萬九千八十九人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起稅租

于是繕築武陽關峽城寨以控制之又令李誥將取光潛師至飛山阨險不能度而還當是時張頡居憂於鼎州目覩其事遂以書抵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屍塞江下之人不敢食魚者數日惇病其說且欲分功以以啗之乃上言向者張頡知潭州之益陽縣嘗建取梅山之議今臣成功乃用頡之議也朝廷賜頡銀絹二百而執政獨患其異議會頡服闋乃就除爲江淮發運使便道之官于是不敢食魚之說息矣

神宗置南平軍

熙寧八年十月丙戌詔以渝州南川縣銅佛壩爲南平軍先是南川熟夷李光吉王袞梁承秀三族各有地客千家閒以

威脅誘漢戶不從輒屠之沒入其田土往往投充客戶謂之  
納身其稅賦里胥代輸無敢誰何者招納亡命數以其徒僞  
爲獠人劫邊境居民官軍追捕人已遁去習以爲常厚賂州  
縣民使候伺守令動息乃築城堡以自固繕修甲兵遠近患  
之于是夔州路轉運判官張說等相與密議召兵馬使馮儀  
牟簡杜安行授以方略使圖光吉等且於沿邊練軍馬以待  
事聞上可之儀等始以禍福開諭不聽于是進兵窮討久未  
得巡檢李宗閔領軍木藍獨逢光吉兵與戰多所死亡死之  
居無何遂爲儀等所破以三族之地賦民歲得租三萬五千  
石絲絲萬六千有奇遂置榮懿扶歎兩寨是歲熙寧四年也  
然其地南接西南烏蠻昆明哥蠻其間種族具數十時爲邊

患于是朝廷補其土人王才進充巡檢控扼之其後才進死  
種族無所統一

八年渝州獠賊木琴木蚪輩二十餘族復數出盜邊詔下察  
訪熊本

十二月熊本董督兵破駱益王本二等七寨木蚪翁等四圍  
斬首六十六級俘男女百三十三人其木蚪翁以下四十八  
人來降遂盡遣乘傳赴闕上引見以木蚪翁爲奉職安穩二  
爲借職木蚪七等十一人與京東西州軍教練使給日俸安  
季等四十二人送京東西淮南軍州安置各授田有差于是  
卽銅佛壩置軍以南平爲名蓋其地南平獠之故地也并領  
榮懿扶歡二寨增置開邊通安安穩凡三寨而併廢南川縣

云

神宗城茂州

茂州領羈縻九州俱蠻自推一人爲州治將其眾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羣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貨于民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爲誓習以爲常茂州民甚苦之熙寧八年屯田員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城琪爲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繞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下成都府路鈐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領都鈐轄李琪已罷去而太子中允范百常爲之代延慶下百常言其利害朝廷遂令築之旣而蠻酋羣訴于百常稱城侵其

地乞罷之百常不許訴者不已百常以梃驅去

九年三月己卯始興築文靜等州羣蠻數百奄至茂州兵纔二百人百常帥之拒擊殺數人蠻乃退百常帥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帥眾乘城拒守至甲申其酋長二人爲樁木所殺蠻兵乃退百常率民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關路通永康軍北有隴東路通縣州俱爲羣蠻所據百常募人閒道詣成都又書木牌數百投江中急告求援于是蜀州駐泊都監孫青將數千人自箕宗關入蠻伏兵擊之青死而士卒死傷不多又有王供備等將數千人自隴東道入時州蠻請降從者殺其二子蠻怒密告靜州等蠻使遮其前自後

驅之壅溪上流官軍既涉而決之殺溺殆盡于是延慶乞發  
 陝西兵五千策援候兵集自將以往詔延慶爲持重毋得輕  
 去成都遂遣內侍押班王中正經制蠻事土親書條約付之  
 曰可出榜曉諭地接蠻夷州軍城寨茂州管下恭靜等番部  
 作過已翦滅其脅從番族如能悔過歸順當倍加存恤應有  
 合措置事逐路選監司一員按視度其逐處城圍大小高低  
 厚薄壕塹深淺闊狹幾處受敵緩急側近人戶可與不可容  
 其入堡井泉足與不足汲用城壕狹淺之處合與不合增展  
 開浚如合興修圖畫計工料當如何規度計置功大者幾年  
 可畢樓櫓守禦之備如合增置其材具於何處取用人於何  
 處差發保甲土丁未經教閱緩急必難使如作番次于巡檢

縣尉下巡防因以勸習武藝有無不便仍節略開封府界及五路見行保甲上番條約令看詳器甲如不精利及有少數於近便州軍差官簡選以備移用或本處難得卽于逐路都作院漸次制造令特行選委其逐官毋得以爲常事鹵莽供報須親按視及體訪利害條析以聞令中書樞密院看詳取旨施行既而鈐轄司已命百常與諸蠻和誓而中正自以爲得旨掩襲五月乃將軍數千自箕宗關入恭靜州境乘其無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級鹵掠畜產焚其廬舍殆盡乃復與之和誓七月又襲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乃還故事與蠻和誓蠻先輸貨謂之抵兵又輸求和物官司乃籍所掠人畜財物使歸人不在者增其價然輸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縛劍



門于誓場酋豪皆集人人引於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插之掘地爲坎反縛羌婢置坎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具買羌婢以氈蒙之終宿失去百常坐築城致寇時追一官勒停然朝廷亦卒城茂州云

神宗平下溪州

熙寧九年正月乙卯以下溪刺史彭師晏爲禮賓副使師晏蓋槃瓠之種所居卽漢黔中唐彭水之地其俗阻五溪歷代荒獠不常唐末諸酋分據之地自置刺史而彭氏素有溪州晉天福五年有彭士愁者率羣蠻寇辰錦進圍澧州湖南節度使馬希範遣劉勅以步卒五千討之不能下遂與士愁約

和而五州酋豪既盟乃立五銅柱爲之界授士愁靜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溪州諸軍事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其後世子孫世襲士愁官爵國初來詣辰州願比內郡輸租賦詔本道按山川地勢以圖來獻卒不許之惟賜以印綬羈縻不絕而已至景德中有彭文慶者來貢方物真宗賞而戒之後有彭儒猛彭文綰彭士漠等繼以修貢唯彭士義者名驚黠父祖五世襲下溪州刺史諸州將襲承爲率蠻酋子孫若嫡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州名關移辰州州吏保詳申鈐轄司然後奏朝廷而賜以敕告卽望拜闕庭而受恩其州曰上中下溪三州曰龍賜天賜忠順保靜感化永順六州曰懿

闕安遠新

洽當來寧順高十一州每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俱自補置  
至和二年士義納其子知上溪州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其子  
師黨投辰州告其父之惡且言將有叛謀于是轉運司李蕭  
之等共議領兵丁數千人入峒討伐以師寶爲鄉導兵旣至  
而士義遁入它峒不可得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後蠻獠數侵  
地不可復制遣三司副使李參文思副使竇舜卿侍御史宋  
處約轉運司王綽經制招伐領兵問罪士義乃陳本非有侵  
軼不順之狀因其子悖逆而有司擅伐無辜願以三十州舊  
地復奉貢求以嚮化旣又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納款遂以  
所掠兵丁共五十一人械甲千八百九事併蠻眾七百人赴  
誓場飲血降而遣師寶知龍賜州戒勿殺而荆湖之間遂以

無事其後士義爲其子師綵所弑又自稱權發遣下溪州事  
知眾不附專爲暴虐賊殺不辜旁奪諸州貢物其兄師晏結  
同巡檢彭仕選都指揮周允榮攻圍師綵殺之并誅其黨出  
忠財以下三十餘人乃納誓表上其父士義平生鞍馬鎧械  
仍歸所侵地因辰州以聞于是朝廷命師晏襲知下溪州事  
其所賜予之甚厚詔以所歸地爲鎮溪寨是歲熙寧三年也  
五年春師晏願納馬皮白務洞乞陞刺史從之  
六年冬師晏遂舉州內附于是知辰州陶弼等部兵夫入下  
溪州繕寫城堡遂置會溪城黔安寨詔師晏而下十有八人  
赴闕既至班行有差

神宗平交趾

仁宗朝以蕭注知邕州居郡數年陰以利啗廣源諸蠻密繕甲兵乃露奏曰交阯外奉朝貢中包禍心常思蠶食王土今得其腹心知其要害乘此時不取他日爲害大哉願得馳至闕下面陳方略論者以注且爲國生事不省上卽位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又用章惇爲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于是獻言者謂交阯已爲占城所取眾不滿萬亦可計日取乃以注知桂州上問注攻取之策注辭曰臣昔者意嘗在此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犀利其親信之人俱可指呼今溪洞非昔日之兵器甲無當時之備腹心之人死亡大半交人生聚教訓又十五年矣眾不滿萬恐傳者之誤也注至桂州自持麾至

田陳州酋長遠近皆至問其山川曲折老幼存亡甚得其歡  
心故乾德動息必知之然有獻平交州者輒火其書沈起獨  
言交州小醜有可取之理安石喜乃罷注歸以起知桂州起  
至則遣官入溪峒點集土兵爲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練習  
諸洞騷然起又於融宜州強置城寨誅殺人以千數又遣邊  
吏辭舉誘納恩靖州儂善美於省地交人以爲言上患之御  
批付中書曰熙河方用兵未息而沈起又於南方干賞妄作  
引惹蠻事若不早爲平治則必滋長爲中國巨患實不可忽  
宜速罷起治其擅議招納之罪以安中外于是以劉彝代起  
彝至復令指使因督鹽運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交人與  
州縣貿易一切禁止之交人愈怨望於是交趾益貳大集兵

丁欲謀舉事時知邕州蘇緘伺知之以書抵彝請止保甲罷水運容互易無使交人興師有名彝不聽反移文劾緘沮議又責令不得輒言邊事

熙寧八年交人果大舉眾號八萬

十一月甲申抵海岸未旬日攻陷欽廉二州破邕之太平永平遷陸古萬四寨蘇緘聞賊至閩郡兵得廂禁軍才二千八百人分布城堞又號召郡人之才勇者授以方略使以部分地自守緘又悉出官帑及私財示之曰吾兵械素具蓄聚又豐今賊眾已薄城下惟有堅壁固守以待外援可以坐取全勝若一人舉足則羣心動搖大事去矣若輩聽吾言當蒙厚賞不聽或遁去或并其孥盡劍斬之時大校翟績陰謀出奔

緘使人伏門外梟其首以徇由是上下脅息聽命緘復募死士得數百人拏舟邕江與賊逆戰斬首三百餘級

十二月丁酉賊薄城下賊爲攻具四百闔城緘爲火箭焚其梯衝前後殺傷萬五千餘城中心益固咸謂救至在刻漏圍卽解是時遣使請救於彝彝遣都監張守節領三千兵以赴援守節聞賊眾十倍逗遛不卽行復迂途貴州駐兵康和驛陰觀勝負緘又遺蠟丸告急於提點刑獄朱球球得書驚泣以便宜督守節惶怖移軍火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一軍俱覆爲賊擒者數百人悉降於賊守節亦爲賊所殺賊知此軍雅善攻城因啗以利使爲雲梯梯成爲緘所焚又爲攻壕洞子蒙以牛皮緘視其旣度于穴中縱火焚之賊計



盡欲去會有教賊囊土數萬傅城山積頃刻高數丈賊眾登  
城城已陷緘猶扶傷卒馳騎苦戰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  
手遂歸闔門聚家屬三十有六人殺之藏尸於坎縱火自焚  
賊至求屍俱莫得殺吏卒士丁居民五萬餘人以百首爲積  
凡三百八十餘并欽廉州所殺無慮數萬餘人並毀其城以  
填江邕州之圍凡四十有二日緘憤彝起生事致寇且坐視  
城覆勿救欲書疏聞上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聞達  
朝廷卒無一人之救以至於沒緘之歿以九年正月庚寅而  
朝廷未之知也 上自聞交人入寇卽深咎彝起以石鑑代  
彝且詔鑑體量彝起以聞已而手詔中書曰沈起昨在廣西  
妄傳密受朝廷旨意經略討交州又不待詔旨擅委邊吏誘

恩靖州儂善美及于融宜溪洞強置城寨虛奏言蠻眾內附  
既興築果致叛擾殺土丁兵役官校以數千今交賊犯順宜  
獠內侵使一道生靈橫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了無疑  
者朕爲人父母視此遠方無辜之民橫遭災患深所哀悼沈  
起可貸死削奪在身官爵送惡軍州編管命未行而中書樞  
密院言劉彝亦相繼生事罪不獨起乃並命安南招討使更  
訪其實至是御史蔡承禧以謂欽廉已破邕管既危數郡之  
民橫遭屠害乞行沈起前詔劉彝亦更伸國典

十月庚寅詔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御制集賢院修撰沈起責  
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郢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 後數日蘇  
緘死事上上嗟悼爲之不食詔贈緘奉國軍節度使諡忠勇

賜京城甲第一區鄉里上田十頃官其親族七人初緘子子元爲桂州司戶參軍攜家省父將還而賊適至緘私念郡守家屬出城見者以爲避賊則人有走心獨遣子元還桂而留其孥至是俱死惟子元在詔以子元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奪服充募舟師副將召對便殿上撫諭甚至且曰邕州若非卿父守禦如欽廉二州賊至而城破乘勝奔突則賓象桂州皆不得保矣昔唐張巡許遠以睢陽蔽得江淮較之卿父未爲遠過也改授子元殿中丞通判邕州緘旣沒交謀入寇桂州前鋒行數舍或見大兵自北而南呼曰蘇皇城領兵來報交阯之怨師懼遂引歸其後御史中丞鄧綰言沈起劉彝雖已降職尙未盡乞治劉彝雖已降責尙未當交阯之圍

邕州也安石言於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爲然既而城陷上欲召兩府會議於天章閣安石曰如此則聞愈彰不若只就東府上從之安石憂沮形于言色王韶曰公居此尙爾況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安石曰使公往能辦之乎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爲不能辦安石由是與韶有隙交趾乃爲露布榜之衢路自言所部之民亡入中國官吏容受庇匿不遣我訴于管桂不報又遣使泛海訴與廣州亦不報我故帥兵追捕亡者而鈐轄張守節等輒相邀遮士眾奮擊應時授首又言桂管點閱洞丁明言欲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生民我今出師欲相拯濟安石見之大怒自作敕榜以報復之方是時趙高之延州命爲安南道行

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招討使料秦晉銳兵十萬人發軍騎  
總九將軍水陸進討入內押班李憲副之高乃上言朝廷置  
招討使副其于軍事並須共議至節制號令則當歸一憲銜  
之憲語高曰今邊事其奏稟御前指揮更不經中書樞密院  
高對以朝廷興舉大事若不經二府恐類墨敕于事未便憲  
曰將來若至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則從便宜高與憲由是屢  
於上前紛辯上問孰可以代憲者高言郭逵熟于邊事上曰  
卿統師令副之如何高曰爲國集事安問正副臣願爲裨贊  
于是上更用逵爲招討宣撫使高爲副兼都大提舉糧草高  
入辭上諭高曰用峒丁之法先須得人和然後可以使人不  
可以甘言虛詞費其效命如延鄜點教蕃兵若非卿有以致

之使輕罪可決重罪可誅達西夏則其禍遠合於兵法畏敵之義則其效命也難矣今卿可選募精勁士人一二千擇驍將領之以脅峒丁諭以大兵將至從我者賞不從我者殺若果不從卽誅三兩族兵威旣立先脅右江此等旣歸順則攻劉紀巢穴不難也郭逵性吝嗇卿宜諭朝廷不惜賞恐逵好作崖岸不通下情將佐莫敢言卿至彼爲言之毋得輕敵高頓首拜詔旣行與逵議論多不合上復馳御札戒飭之高初受命以爲遙合不若親見卽欲馳至桂林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豪勇者陷以利招徠攜貳隳其腹必然後以大兵臨之逵不聽留思明州憑祥峒踰七旬高陰伺知交人始則怵於李尙書季繼元之謀乾德與其母怨之而以國聽

阮洙洙每有懷服之意而廣源州劉紀甲峒申景德俱擁強兵橫山寨監押成卓故與洙景德相好高欲使卓齎敕榜入賊中招納逵又弗聽高竟遣閒諭紀紀將其族屬請降已而大兵發思明達令燕達先破廣源復還永平與兵會高又以廣源閒道距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塗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遂據富良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已而糧餼阻絕瘴毒日甚十萬之眾死亡十九高急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朦朧被擊俱廢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殪斬數千級沈溺死者甚眾馘其渠帥交人乃進降表遂班師而逵大慙於玩賊

乙亥逵貶爲左衛

將軍西京安置高爲右正言直龍圖閣知桂州其所得廣源

州者詔爲順州順州地巖險嵐瘴特甚自置州而官吏戍兵去者輒死明年秋乾德遣使入貢且以順州爲請高請弗與歲戍以三千人十損五六可守上曰乾德犯順故興師討罪遠等不能討滅垂成而還今順州荒忽瘴癘之地朝廷得之未爲利豈可自驅戍兵投之瘴土一夫不還朕當閔之況使十損五六耶乃詔罷歸所略邕欽廉三州人口當還其地其後交人歸所略二百三十一人遂詔廢州與之是歲元豐七年也自沈起劉彝不能綏禦遠人致陷三郡是役也僅得順州又不可守竟棄之生口十得一而朝廷命徐禧計其費凡費錢帛金銀糧草五百一十九萬貫匹兩石二廣之民自此

大困



神宗平歸徠州蠻乞第

瀘州之南三十里有納溪寨寨西南五里有羅苟夷八姓五十餘村夷俗千戶元豐元年納溪寨居民與羅苟夷競誤毆殺之夷訴於官官爲驗其虛實夷恚憤謂漢殺我人官不償我骨價又暴露我夷人由是寇邊詔西閣上門使涇原路總管韓存寶都大經制夷賊公夷知歸徠州乞第遣其親信至納溪寨率兵助王師存寶報以無用重兵但能撫遏諸夷擒捕羅苟餘黨當厚賞乞第如約羅苟平存寶卒不與賞乞第怒遂率晏州夷六千餘突至江安城下責存寶如約江安城守不可下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敘使介邀之打誓誓已乞第率眾復圍羅个牟責稅不入羅个牟者熊本所團結熟夷

也以急來請兵時梓夔路都監王宣守江安卽出兵與乞第戰一軍俱沒天子聞之詔存寶將兵萬五千人討乞第以皇城使姚兒爲第一將莊宅使呂眞爲第二將洛苑使咸寧爲第三將西京左藏庫副使郭振爲第四將是歲元豐二年也歸徠州距瀘州東南七百里存寶兵旣出寨會久雨留屯不進遣人招諭乞第有文書服罪請降存寶以聞上不悅御批詰之曰乞第昨旣傷官兵又已害王宣等朝廷遣兵必誅首惡存寶自進兵以來未嘗大有斬獲今所齎乞降文字未知存寶且欲以計款賊乘便進討或果欲受降如計款賊乃用兵所宜若果欲受降深非朝廷出師之意如乞第尙能蟻眾委存寶多方擇利掩殺如賊黨逃潰亦選名將搜捕招募若

逗遛不能成事必正軍法既而軍食盡存寶引還天子大怒命知雜御史何正己就按斬存寶亟命吏林廣詣軍代之廣至則合兵三萬爲前後軍日享軍士士俱欲爲用廣先遣閒入賊諭以逆順且索王宣敗時失亡士卒于是乞第歸卒七人送降書而身不至廣乃陳師徒於瀘水率將吏東向再拜誓以滅賊遂以四年十二月再出擊之始軍行有二道自納溪至江門近而險自寧遠至樂共回遠而平賊意官軍必出江門盛兵距險而大軍實趨樂共賊兵不能支遁去廣分兵繞行席帽溪掩江門遂大破之師次落个網山西南蕃部族降者相繼而糾蒲者不至廣又遣兵討之斬首五百級落茹兜山阿徐地部相率守三隘廣又分兵腹背攻之斬二千餘

級得王宣王謹言陷賊時印是月丙午次落婆遠乞第遣其叔父阿汝詣軍門獻馬請降廣從十餘卒出軍壘以待之乞第伏弩氈裘下猶豫不前廣卽發伏擊之賊大奔潰斬阿汝及酋豪二十八人梟三百級獲馬鎧仗及乞第父子所授敕告歸徠州印納江有二橋乞第弟阿字乘乞第馬度上橋追兵迫墜水斬之以爲乞第爭其屍以故乞第得徑下橋跳去乞第旣失去將士數萬相顧無人色復縱兵追襲會連雨雪甚刁斗無聲越七日次白崖又五日次老大人山山形俱力劍立正月癸未朔上老大人山乙酉次黑崖然桂爲薪丙戌上鴉飛不到山己丑方到歸徠州州惟茅屋數十間分兵搜捕俱無所獲所齎食盡得蠻所儲粟千餘斛餽運不繼走馬

承受麥文昞問廣軍士當如何廣曰已如朝旨蕩賊巢穴雖未獲元惡亦當班師待罪文昞乃出去年去月所授密詔題云至歸徠州乃開至是開之詔云將來大兵深入討賊期梟獲元惡如己能破其巢穴及城守要害雖未能得乞第萬一糧運不繼亦聽班師軍中俱呼萬歲曰天子居九重明見萬里遂班師于是築樂其城江門寨席帽溪堡降附生夷三萬餘人其旁近諸蠻後番羅氏鬼王舖丞西南石門君長等願輸貢職捷書聞

太平治蹟統類卷十八

宋彭百川撰

宣仁垂簾聖政

元豐八年二月癸巳上疾甚遷御福寧殿東閣之西閒三省樞密院入問聖體見上於榻前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三顧微首肯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舊上亦願視首肯既退移班東閒皇子及皇太后太后朱德妃皆在簾下珪等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皇太后辭避入內都知張茂則言太后且爲國家社稷事大不宜固辭珪等請至於再三皇太后泣許珪進言自去歲上令皇子侍宴羣臣皆嘗見之今必更長

立乞再瞻覩是月三省樞密院親王自朔旦至今日由內東門入問候於福寧殿惟是日未復再入先是蔡確疑上復用呂公著及司馬光必奪已相乃陰與邢恕因與皇太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遊上初寢疾恕密問公繪具言疾可憂狀恕聞此更起邪謀確常遣恕要公繪公紀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至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方恕曰家有桃著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花也驚曰白華何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冲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竟去已而恕反謂雍王顯有覬覦心皇太后將舍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王

械其造誣謗械開封人嘗從高遵裕掌機宜於涇原傾巧士也故怨因之人知確與珪異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它日亟問確曰上起居比如何確曰疾向安將擇日御殿恕微哂曰上疾再作失音直視聞內已別有處分首相外爲之主公爲次相獨不知耶一日片紙下以某爲嗣則公不知死所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竦然曰然則計將安在恕曰延安郡王於今春出閣上去冬固有成命羣臣莫不知公盍以問疾率同列具入亟於上前白發其端若東宮由公言而早建千秋萬歲後公安如泰山矣確深然之恕又曰此事當略設兵備今與平時不同庶可以自表其曲折第告子厚同列勿使知子厚章惇字也確媿謝謂恕



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惇固凶險卽許諾遂與確定議仍約知開封府蔡京以其日領壯兵待變於朝廷謂曰大臣其議建儲若有異議者當以壯兵斬之是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疾初亦未敢及建儲事既退乃於樞密院南廳其議之確惇屢以語迫珪幸其應對或有差誤卽以珪爲首誅珪口吃連稱是字數聲徐曰上自有子復何議蓋珪實無他志但蓄縮不能先事納說所以致疑及是出語確惇顧無如珪何尋復入奏得俱出逢雍王顥及曹王顒於殿門外惇更厲聲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矣奈何顥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按堵如故輔臣等各罷歸翼日遂立皇太子確惇京怨邪謀雖不得逞其蹤跡詭祕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

語聞卒爲朝廷大禍其實本恕發之

元豐末建儲事諸家異說紹興史官既別加考

定專攻元祐舊文固得眞實矣第恨弗詳今參取諸事稍增益之推原後來致禍如彼慘毒敵人遂入國者蓋由王珪任首相不早建白立太子致蔡確章惇蔡京等得乘隙進劾而萌芽則自邢恕發之其令蔡京領劄子入內廷確惇當時亦必有他說給珪故珪不以爲疑然開封知府何與朝廷事此政坐珪愚闇耳若珪能卽拒絕旣泯疑似之迹則橫禍自何從而來疑似之迹當時不過如此耳其後浸淫轉加增飾遂有宣訓事扮昆事黃履疏高士京書至蔡懋宣和閒劄子用誣訕文字託名御製極矣誠可爲痛哭也非建炎初聖主覺悟果斷明辨則朝廷之事豈有極乎

三月甲午朔執政詣內東門入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太子立

簾外皇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精俊求學日誦論語七卷略不

好弄止是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三卷祈福因出所寫

經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拜賀遂宣制立爲太子改爲煦

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又詔應軍國事並皇太后權同處

皇清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分候康復日依舊未刻執政再入問聖體進呈立皇太子例  
降赦皇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等

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紀綱完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自此

執政日再入舊紀書甲午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改賜名煦

皇子舊錄誣謗紹興史臣已具辨明文字甚多曾布日記

亦曰神宗與子宣仁立孫本無閒隙事已素定而姦邪誣罔

盡以為蔡確章惇建策之功史官已刪去從政郎江端友

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觀宣仁聖烈皇后當元豐末垂簾聽政

保祐哲宗皇帝起司馬光為宰相天下歸心焉九年之閒朝

廷清明海內又安人到於今稱之為大公正直之道仁民愛

物之心可以近配仁宗至於力行祖宗正事抑絕外家私恩  
當是時耆老盛德之士田野至愚之人皆有復見女中堯舜  
之語其功德巍巍如此天下歌誦如彼而一耶恕稱造無根  
之語以為誣議使后無端如日月之明而浮雲蔽之臣不勝  
痛恨

州僧道親前年所進龍壽丹進皇帝卿等議其可否珪等言  
丁酉皇太后遣句當御藥院梁從政問王珪等欲以温

今疾勢如此醫工束手無如之何尙冀此藥靈異萬一有效  
因以進御然亦無及也初元豐五年秋上不豫道親詣尙書  
自陳前年在雁蕩山巖閒有一老人自上而下與道親語付  
藥一丸其大如彈曰爾速入京以進皇帝此藥以萬歲藤膏  
熬成可以金盃玉鉢研之日三服三日九服服此可保九九  
之數藥名龍壽丹道親得之數月未行再於山林遇之仍趣  
其行比至都已聞上不豫依老人語不敢隱蔽尙書省異之  
不敢受其狀後因奏事言及之上命從政取其狀并藥及問  
所欲道親言老人但戒進藥仍言乞拯濟孤窮禁天下勿捕  
龜又乞太歲本命四立日慎酒藥此外無所須也上遣從政  
至雁蕩山以燒香爲名訪之無所見至是皇太后遣人於睿

思所求得之藥與道親二狀皆上手自封題其言九九上卽位至是十八年又云四立日節酒藥而上恰以立春自得疾云 命吏部尙書曾孝寬爲策立皇太子禮儀使翰林學士鄧潤甫撰冊文戶部尙書王存書冊文禮部尙書韓忠彥書寶 戊戌上崩於福寧殿宰相王珪讀遺制哲宗卽位尊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德妃朱氏爲皇太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如向來典禮有所闕失命有司更加討論 庚子以宰臣王珪爲山陵使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德妃朱氏爲皇太妃

元豐八年三月八日辛丑羣臣詣闕門上表請皇帝聽政又詣內東門請太皇太后聽政皆批答不允羣臣至是表三上

從之 己酉以皇帝卽位分遣三省官奏告天地社稷宗廟  
內臣分詣諸神祠 乙卯禮部御史臺閣門奏討論故事詳  
定御殿及垂簾儀每朔望六參皇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  
樞密院奏事應見謝辭班退各令詣內東門進榜子皇帝雙  
日御延和殿垂簾日參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居皇  
帝並再拜三省樞密院奏視事三日已上四拜不舞蹈候祔  
廟畢起居如常儀簾前通事以內侍陛下以閣門軍頭司引  
呈公事可以權付有司者續具條奏吏部磨勘奏舉人垂簾  
日引應見謝朝臣僚遇朔望參日不坐並先詣殿門次東門  
應招賜者拜門賜從之 丙辰上御迎陽門幄殿同太皇太  
后垂簾宰臣親王以下合班起居常制分一十六班是日合

班以閤門奏請故也 己未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韓縝門

下侍郎章惇中書侍郎張璪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並爲通議

大夫尚書左丞李清臣爲大中大夫 庚申銀青光祿大夫

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郇國公王珪爲金紫光祿大夫

進封岐國公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爲

通議大夫詔以登位賜致仕前宰相守太師路國公文彥博

前執政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張方平觀文殿學士知河陽

馮京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孫固資政殿大學

士知揚州呂公著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呂惠卿資政殿學

士知濠州蒲宗孟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王安禮寬衣銀帶

銀帛有差 初司馬光四任提舉崇福宮旣滿不敢赴闕再

乞西京留司御史臺或國子監表上未報會神宗崩光欲入  
臨又避嫌不敢已而得聞觀文殿學士孫固資政殿學士韓  
維皆集闕下時程顥在洛亦勸光行光乃從之衛士見光皆  
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皆擁光馬呼曰公無歸洛留  
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遂徑歸太  
皇太后聞之詰問主曰遣內侍梁從簡勞光問所當先者光  
乃上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  
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  
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眾心  
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歧路近差跬  
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



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慎斯乃治亂之歧途安危之所分也當以切要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安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故下情弊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逮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熾尤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羣臣愚民無知往往歸罪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憂憤痛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廷得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州縣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鬧處

出榜曉諭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史卽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慮有姦詐卽責保却在奏取旨揮放令逐使然後望陛下以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卽施下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人言日進羣臣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本也陛下若以臣言爲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施行

四月又詔元豐六年已前積欠夏秋稅租及緣納錢物並依三月六日赦書指揮特與除放 詔曰恭以先皇帝臨御四

海十有九年夙夜勵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澤天下傳之後世  
比聞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當或過爲煩擾違戾元降詔旨  
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或妄意窺測怠於舉職將恐朝  
廷成法因以隳弛其申諭中外自今以來協心循理奉承詔  
令以稱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欽必底厥罪  
仍仰御史臺察訪彈劾以聞 丁丑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  
司馬光知陳州承奉郎祕書少監孫覺兼侍講奉議郎宗正  
寺丞劉次莊爲殿中侍御史奉議郎真定府路安撫事句當  
公事孫升爲監察御史朝奉郎劉摯宣德郎張汝賢爲吏部  
郎中朝奉郎集賢校理梁燾爲工部郎中奉議郎黃庭堅爲  
校書郎詔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潞國公致仕文彥博不許

辭免兩鎮節度詔許樞密院依舊制開便門與中書省相通  
赴部堂議事 辛巳奉議郎職方員外郎邢恕爲右司員外

郎蔡確初未知恕文彥博之歸洛陽也恕有詩送行神宗嘗  
對確稱恕且謂恕久在館下理當遷確曰熙寧變法之初恕  
有異議不可用神宗不答確退朝卽召恕告之恕尋遷著作  
郎不半歲又遷職方員外郎恕雅善司馬光呂公著確憂光  
及公著必復用遂深交恕意欲因恕以結二人也然恕輕險  
乃更與確陰謀謂確有定策之功於是驟遷郡司 中書省  
言登極赦書并今月八日朝旨民戶欠去年夏秋稅租元豐  
六年已前稅租積欠并緣納錢物倚閣稅等乞並特除放之  
詔賜諸民戶欠元豐七年已前常平免役息錢各特免放五

分買撲場務佃賃田宅空地出限當罰錢調奉天河防急夫  
開修京城濠及興水利夫罰錢役人誤給工食錢亦並除放  
司馬光疏言新法病民此皆羣臣躁於進取誤惑先帝使  
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意也又言如保甲免役錢  
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當先者爲今之計莫若擇  
舊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痛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  
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志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爲忠厚民之離  
怨者必變而爲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況今軍  
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處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  
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爲哉惟聖明裁察 光又上疏乞開言  
路曰臣昨在京師詔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

風俗頽弊士大夫以偷合苟且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致闕  
闕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  
以煩宜下昭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  
疾苦者并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進其義  
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  
今皇帝陛下新卽位太皇太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  
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伏聽朝夕惟新之政以爲必務明四  
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不聞頌  
於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并置三衛管軍  
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依保馬元立條約限均定逐年合  
買之數又乞令大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

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聞之悵然失圖憤悵無已  
臣非私於二人直爲朝廷惜治體耳夫阿意箝口容身貪祿  
此小人之利也威福在己人莫敢言此則大臣之利也然民  
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阽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  
年王諤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爲賢爲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  
初而二臣首以言事得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  
氣欲仕者斂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  
不照下之情僞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尙未可期也今二臣  
之罰旣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  
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則天下之  
人聞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

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稟賦愚戇文學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避此以苟知於累朝見稱於眾人若亦不得言則亦無所復用於聖人也上幸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生願忠之心內自痛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驚恪勤本職苟力所不逮伏須罪戾不已於是令光過闕入見已亥詔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呂公著乘傳赴闕 庚戌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王珪卒輟視朝五月初贈太尉再贈太師諡曰文恭禮部言當舉哀成服詔以大行在殯罷之珪自輔政至宰相凡



十六年無所建明守成而已時號爲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  
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又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  
旨故也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初光  
以知陳州過闕未入對上疏略曰臣先乞下詔廣開言路凡  
有官無官之人并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關處  
出榜曉諭鼓院檢院州軍長史不得抑退昨奉聖旨令人覓及  
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  
苟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王之先務太  
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  
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惑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  
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旨下則銜惑流俗之情以

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  
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  
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  
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以  
六事罪之矣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  
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  
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  
情如指諸掌 既除門下侍郎光又以劄子辭免乞對訖赴  
陳州并請更張新法於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維簡賜手詔  
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  
贊佐邦國切要與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再降詔開言路須

卿供職施行光乃受命

六月詔河東州軍人戶見欠和糴糧草自三月六日赦書到  
日元豐七年以前所欠并與除放 丙子資政殿學士提舉  
崇福宮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降手詔勞問  
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識人情不  
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見矣凡人之情貧則思富苦則思  
樂勞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爲利則民  
富矣常以愛人爲心則民樂矣役事之有妨農務者去之則  
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廣之  
誠盡心而行之則神孫觀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  
士聞陛下之風不煩諭而事先忠力矣何憂軍民不欣戴社

稷不安固乎 又奏臣近者伏觀傳錄到朝堂所出榜文開  
示大信招來羣言皆前代帝王之高致而方今朝廷之急務  
天下幸甚然臣尙有疑者乃陰有所懷至不得已也七十五  
字恐非元諭聖旨之本意似增飾而爲之者又云若不改正  
臣恐自今聖聰漸成壅蔽伏望陛下深察此弊而痛絕其端  
特作聖意批降旨揮令刊去此七十五字只以榜前所云別  
撰詔文徧頒天下使萬方之人豁然知聖人好諫之心披霧  
而覩青天白日豈不快哉於是起知陳州未行召赴闕遂留  
經筵兼侍讀 是日司馬光言臣伏見皇帝陛下初臨大寶  
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側身虛己渴於求諫於五月三日特下  
詔書大開言路此誠明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竊見中間

一節天下見者未達聖心咸以爲朝廷雖名求諫實惡人言  
豫設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臣愚欲望聖慈下學  
士院別草詔書除去中間一節務在勤求讜言使之盡忠竭  
誠無有所諱仍乞徧頒天下在京於尙書省前及馬行街出  
榜在外諸州府軍監各於要鬧處曉示不以有官無官之人  
應有知朝廷闕失及民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言事在京則  
於登聞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府  
軍監投下委長史卽入付遞聞奏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  
其百姓無家業人慮有姦詐卽令本州責保知在奏取旨揮  
放令逐便候有上件實封狀其所聞至當者用其言而顯其  
身其是非相半者舍短取長其言無可采事不可行者亦不

加罪如此則下情無不通嘉言罔攸伏聰明周四遠海內如指掌矣或慮奏狀煩多難以親覽卽先條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僉出再進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從之 丁亥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鬱於大道夙夜祇畏不敢皇寧懼無以彰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卽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求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徧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於登聞鼓檢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親覽以求

其中而施行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詔於是始用其言也

呂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諭公著曰覽

卿所奏深有開益備見忠諫良切嘉稱當此拯民疾苦更張  
何者爲先更無滅裂具悉以聞復上奏云陛下必欲更修庶

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爲急乞廣開言路選

置臺諫登用正人此最爲當今急務遂薦孫覺范純仁李常

劉摯王巖叟蘇轍太皇太后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

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以聞司馬光薦劄

摯趙彥若傅堯俞唐淑問范祖禹等六人范純仁呂大防王

巖叟王存孫覺又薦趙君錫李常晏知止范純禮胡宗愈韓

宗道梁燾蘇軾朱光庭蘇轍 知慶州范純仁應詔言得失

六月二十二日求言范純仁  
在慶州此月未能上疏更詳

秋七月朝奉大夫范純禮爲戶部郎中六月末司馬光之所  
薦也 呂公著爲尙書左丞上言應三省事合進呈取旨者

並令三司執政同上奏稟退就本省各舉官制施行自元豐  
改官制政柄皆歸中書省公著爲上陳之後遂詔應三省合  
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同進呈施行 庚戌三省樞密院言

同差除及進呈文字理合會議者先於都堂會議或遇假及  
已歸東西府廳便門往來聚議從之 司馬光以近年諸州

勘到劫賊但不曾殺人情理可愍者並從寬貸

聞之諸長老曰元祐初溫

公當國天下之刑減徃時少半非盛德孰能之

司馬光言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

至今已涉旬月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



令臣與執政看詳其第一次降出三十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所取及冗長之詞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僉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僉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其間亦有一事而眾人其言者臣亦重複僉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眾情所同欲也又言青苗免役保甲保馬困民

九月辛丑詔呂大防曰卿鎮蜀日久西南生民疾苦利害新法有困於民未便者想多聞見卿未到闕宜先以所見條析入急遞奏來於入內侍省投進無有所隱朝奉郎祕書少監劉摯爲侍御史摯言竊惟陛下卽祚臨政之始其所先

者宜莫若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說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設員品罕不備足人在職者皆稱諫諍之臣欲望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按案自不廢如故所貴其盡忠力交輔聖政朝奉郎蘇軾爲禮部郎中監察御史王巖叟上疏言青苗役法保甲之法十分之六七猶在此姦邪遂非飾過以欺聖聽非至誠爲國家去大害復大利者以便百姓爲太平長久之策也臣願陛下奮然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此數事則天下大治無事而陛下高枕而臥矣

十月癸酉詔倣六典置諫官其具所置員以聞從劉摯之言也丁丑詔尙書侍郎給事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

諫官二員除范純仁爲諫議大夫唐淑問爲左司諫朱光庭  
爲右正言蘇轍爲司諫范祖禹爲正言令三司樞密院同進  
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執政對協外望章惇曰故事諫  
官令兩制已上奏舉執政進擬今除目從中出臣不知陛下  
何以知之得非左右所爲此門不可浸啟太皇太后曰此皆  
大臣所薦非左右也後以親嫌范純仁改爲天章閣待制祖  
禹爲著作佐郎尋復以純仁兼侍讀 詔監察御史兼言事  
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始用呂公著及劉摯之言也 詔比者  
詔令屢下兼以均寬民力便安公私如聞官吏習故態不  
卽奉行或致廢格使遠近之人未盡被惠自今宜悉心奉行  
監司檢察上有違戾卽御史臺彈奏 侍御史劉摯言臣竊

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夫監司之任亦重矣  
人有一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係之比蒙聖旨哀念元  
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既去之矣然其餘人才頗尙駁雜情  
志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陰有觀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  
惠之壅其淺中覬利者則又特矯枉而過正或廢其所宜治  
之事二者不可不察也惟得其人庶懲非患臣欲望聖慈詳  
酌河北河東陝西素號劇郡向來所用使者出於暴進多非  
更歷民事人微望輕惟過自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  
宗故事於三路各置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  
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鍊達民政識治亂近中道之人  
分補監司之任明授之以政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

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部使者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帝之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攷察見任之無狀者一切澄汰罷之被罷之人苟非有顯過宜還其資攷別爲任使要令不至於失職無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茲伏望詳酌施行

十一月朝議大夫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於是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爲諸路轉運使模範矣又曰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旣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鹽鐵冶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又乞止絕高麗朝貢只許就兩浙互市不必擾煩朝廷事雖不行然朝廷所以待高麗恩

數亦殺於前云 司馬光言臣竊惟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親臨萬幾事無大小皆委於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一伏望陛下特留神審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羣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事功無時而成也

十二月奉議郎太常丞王覲爲右正言覲首上疏論知人安民 司馬光言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概出於用兵先帝深悼其然厭截截諛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棄天下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維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

毋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貢乾德拜  
章征戎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此置提舉官散青苗斂免役  
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馬置將官市易司封樁買坊場增  
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便司皆爲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  
苦其已至者千有餘章未有不以此數事者知其爲天下公  
患眾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各  
言疾苦而君臣猶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皆裁損而監司按  
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餉邊州屯戍不減軍器  
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尙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  
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  
旱大饑盜賊羣起其爲國憂患豈敢盡心哉伏願陛下斷自

聖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爲不如舊法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今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進呈以待聖鑒裁決而行之夏遵禹訓商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勑業垂統之王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然海內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必曰革弊不可倉卒當徐徐有漸如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盡也其爲醫者謀則善矣其爲疾者謀奚利哉

御史劉摯言伏見昨日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聽治之初惠綏天下去民之所不安至於振淹滯紕貪刻發政施行無有虛日故近自畿甸遠至海隅莫不鼓舞承風傾耳以聽



太平而近者一兩月以來政事號令之見於施行者曠然稀闊中外顛顛無所見聞深求其故皆以爲執政大臣議論不一之所由致也有陰拱而坐觀者有陽合而內睽者有強橫以肆驚者有忍恥以懷舊者滯事積前相顧而不發故仁澤屯於上而不下庶政壅於朝而不行以致文書稽留人情隔塞伏望聖慈深察事變防微杜漸特詔輔臣當務同寅協恭相示以信去其貳心以濟國事應今來政事之稽滯未決者趣令條上取旨則望聖慈發自睿斷別白施行以幸天下又言天時乖戾之變欲乞先次許臺諫官上殿奏事所貴公議人情不至隔塞

元祐元年正月壬辰詔曰久愆時雪慮囚繫淹留在京委刑

部郎中御史開封府界令提點司諸路州軍令監司催促結  
釋先是上封者言竊惟時雪未應陰陽不和意者刑獄未至  
欽恤法令未至寬平宜下詔恤天下刑獄故也 右正言朱  
光庭奏疏言章惇蔡確韓縝等居位恐累聖政也 甲辰御

史王巖叟言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  
莫如茶鹽之法流害數路陛下固知之矣且優柔而未斷以  
絕其源此民心之所以猶鬱而天意之所以未開也朝中之  
大姦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讒賊很戾相爲朋比以  
蔽天聰虐下罔上不忠之迹著於兩朝天下之人皆願逐而  
去之以致清平而陛下反容而留之此民心之所以猶鬱而  
天意之所以未開也伏望陛下上體天心下觀民意奮勵勇

剛一革大害一去大姦以爲宗社無窮之休以爲生民莫大之福臣不勝拳拳忠告之至 己酉司馬光以疾謁告司馬光呂公著既遷官光尋以疾謁告是日復有詔放正謝及恭謝光惶恐不敢奉詔乞竣疾聞入謝依減拜旨揮光自是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屬 五月十三日光乃入對延和殿又移書三省略言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使不聊生又僱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爲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者十已七八又曰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愛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

諸公曾徧見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又云旱勢可懼宜將常平米振濟直至成熟日還納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啟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上除官不拜乞優與推恩又移書樞密院略曰呂大忠言夏虜乍恭乍驚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用終當與之然今日未可與也俟大忠到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過年歲閒彼必屈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曠然歸以侵疆赦其罪戾貢賜往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日更召見詢訪其詳河東經略司總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地接二虜帥府之重孰過於此而以吉甫處之果能稱職否渠自乞揚

州諸公何不早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略者代之御史所言保甲罷按閱甚當宜從之又手書與公著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行於今日將何俟乎此日以來物論頗議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有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慎旃光誠不敢以憂國爲己任然昨日富家之喻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家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二月丁卯詔曰朕紹承聖緒總攬庶政永惟四方萬里之遠其能使吏稱其職而民蒙其澤者以監司得其人故也然非左右侍從之臣各舉所知安能盡得天下之才而同然哉孔

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朕將攷核能否而進退誅賞  
焉應內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限詔到一月各舉曾歷一任  
知州以上聰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監司者二人委中書籍  
記遇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有闕選差若到官之後才識昏愚  
職事墮廢薦才按罪喜怒任情卽各依本罪大小并舉者加  
懲責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依前官守尙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光方以疾再乞宮觀未報而有是命光固辭  
不許

閏二月司馬光欲露章舉文彥博自代不聽 詔戶部勘會  
應係諸色欠負窠名數目若干係官本若干係息或罰及逐  
戶以納過息罰錢數并拋下免役及坊場淨利等錢仍以欠

戶以納過見今有無抵當物力速具保明以聞從蘇轍甲戌所奏也 孫覺言竊見已降制除司馬光左僕射中外交慶以爲得人然臣見光論役法頗或疏略尋有旨更差韓維等四人等切詳定立法推行可以永久矣光之學集行義羣臣莫與比者如更定忠亮篤實才識明敏之人相與左右揆度則萬務無不舉矣今韓縝人品污下才薄望輕伏望聖慈罷縝相位別賜推選有德有言堪其任者擢以代之 詔諸路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諸路只置使一員副使或判官一員其諸路提舉官罷從司馬光之言也 王巖叟又奏兩宮垂簾杜絕內外如此甚善蓋斜封墨敕不宜於今日有自古事蓋出於外人交結宦官女謁遂賣官鬻爵無所不至不

可不防微太皇太后曰極是 壬寅右司諫蘇轍曰臣聞薄賦斂散蓄聚所以救貧而民安其生久而不勝其富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二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官僚有才幹者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壯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合河北寇賊成羣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臣訪聞淮南久旱二麥並已枯死官吏未見振濟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數隨處振濟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問監司州縣因何並不曾申請擘畫兼乞體訪諸如有似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又奏蠲積欠 丙辰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朱光庭進對太皇太后曰知卿等公正不由執政用卿朝廷有關



失一一言來太皇太后垂簾官家又年紀小不比神宗時若非臺諫公正忠孝及執事得人一人耳目何得盡知天下事咸謂之執政若不執奏事卻要何用臺諫官若畏避何以立事卿駁安燾極當知卿公正非不知安燾不才無公望但以願託不欲盡去卿等所言多已施行餘事以休避仇怨安心言事

三月右司諫蘇轍言論除安燾詰令給事中書讀是時工部尙書孫永爲吏部侍郎李常爲戶部尙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其不勝任以問司馬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望風涪克之患庶少息也常言諸路吏不達朝廷愛民之意以調凡所以供給縣官皆可廢弛孟子曰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賦稅課入國政之大者苟或不振何以  
上佐國用伏望聖慈特下詔令申飭官吏無謂寬民恤物之  
德方行於上而於賦稅課入廢弛不治以誤大計 先是太

皇太后遣句當內東門司梁惟簡賜文彥博手詔曰子宮中  
閱故書得卿神宗時所上親書章奏見卿議論切於治要至  
誠憂國忠義可見深用嘉歎卿平時所蘊如此況當茲國難  
之際想多憂勤予佐助機政斯逾年矣如近者黜陟臣僚因  
革庶政公議不孚夏國未附禦以何術卿之所知賢人堪大  
任者亟當論薦用副旁求所訪事可條具奏聞切待至言以  
補闕失

據元祐密疏彥博此奏以三  
月十五日上今附本月也

是日文彥博奏堪大任

者三人劉庠燕頌劉奉世又言困西羌之策 考功員外郎

林旦爲殿中侍御史承議郎韓川權發遣推官上官均並爲  
監察御史中丞劉摯之舉也 中書舍人蘇軾不行敘復沈  
起詞頭 命入內押班梁從吉齎詔賜守太師致仕文彥博  
曰卿踐更二府弼亮三朝名聞四夷功在天下注想元老渴  
見儀型宜疾其驅副我虛寧詔書到曰卿可肩輿赴闕并男  
昭慶居中隨侍令河南津置行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  
辭以疾乞召用彥博而已佐之不聽及將罷韓縝太皇太后  
以御劄付光欲如卿所奏除光奏彥博勳德爵齒遠在臣前  
若以彥博行尙書左僕射臣守右僕射則事體具正太皇太  
后又批付光曰卿憂國遠慮不爲身謀其亦可知今若一旦  
使彥博居卿之上於予所以待卿之意深未允當卿更思之

光又奏曰竊惟彥博光輔四朝勳德著明爲太師年八十一  
臣爲京官彥博已爲宰相所奏蓋國體惟陛下幸聽太皇太  
后卒不聽及韓縝罷卽遣中使召彥博蓋用光奏也 詔諸

路災傷振濟及盜賊公事令轉運司兼管其賊盜賞錢許於  
青苗息錢內支候役法了日奏取旨揮 左司監王巖叟言

訪聞淮南旱甚物價踴貴本路監司殊不留意伏望選官措  
置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闕  
食人戶每戶不得過三石其糶到錢起發上京 司馬光言

臣伏睹近降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  
州縣人戶如委是缺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振濟  
仍丁寧旨揮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

要道然所以能使流民不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更令  
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缺食人戶  
雖係災傷並不流移保明聞奏優與獎擢其全不用心振貸  
致令人戶多有流移者取勘奏聞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  
勸沮百姓實沾聖澤三省進呈依奏 右諫議孫覺言淮浙

災傷米穀踴貴慮盜賊因緣而起乞差官體量廣行振濟徧  
下諸路轉運提刑司災傷各以實言如不實者坐之時災傷  
轉運等司並無奏報及宿亳尤甚詔令發運司體量災傷州  
縣缺食處仍令宿亳州分析並不申奏災傷次第及具見今  
斛斗例各疾置以聞 詔內外待制以上舉堪充轉運判官  
各二員 辛丑詔曰朕惟蘭臺延閣皆圖書祕記之所藏而

校讐論譏位序多闕永惟祖宗樂育賢俊常詔二府薦士置之祕府養其德器以待試用朕甚慕焉執政大臣吾之所重也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各以名聞朕將考其才器而甄升之 乙卯右司諫蘇轍言伏

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恤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義倉常平倉糧斛逐旋振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來旱潦益深夏麥無望而秋成之期遠在百日之後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徧及飢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糴本錢一百萬貫趁錢糴米以代諸路違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

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糧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  
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  
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支持至秋 先是  
太皇太后遣中使程衍齎御札就賜司馬光曰范純仁奏乞  
以文彥博爲師臣備顧問可尊朝廷服四夷朱光庭劄子乞  
尊禮爲帝師勿勞以宰相執事所有朱光庭劄子三道行卿  
看詳可親書條具聞奏者光言臣蒙恩推爲首相自知智力  
淺孱歷事未多故乞陛下以文彥博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  
射而臣佐之庶無罪悔今范純仁朱光庭以爲彥博元老師  
臣不可煩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止以太師平章軍國重  
事令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門下中書都堂與諸執政商

量重事令執政就宅諮謀其餘常程文書只委僕射已下簽書發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優老臣從之 司馬光辭許乘

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恩命 中書舍人蘇軾不行張誠

一詞頭 范百祿不行李定詞頭

六月甲寅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寬厚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旨培剋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狂獄積其源流久乃知弊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敕正風俗修明紀綱茲出大公蓋不得已況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庇闊略細故不復究治以累天和夫疾之已甚仲尼不爲御眾以寬有虞所尙爲國之道務全大體應今日已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



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布告中外體朕意焉

八月右司諫蘇轍言乞擇監司庶郡縣稍得良吏

九月司馬光卒 中丞劉摯言下詔以安反側非是乞寢詔

書以免四方疑惑 翰林學士蘇軾薦王鞏充節操方正可

備獻納科

十二月詔依元豐三年詔書更不上尊號 除葉康直爲直

龍圖閣權知秦州曾鞏蘇轍再繳還詞頭 傅堯俞王巖叟

同對延和殿堯俞前對太皇太后曰以卿有才望用卿堯俞

拜訖未奏事先問曰今天下政事如何堯俞稱善且曰但恐

陛下臨御日久稍有怠惰如能兢兢業業日謹一日常以大

公之德自守則天下無不治矣 左司諫朱光庭言學士院  
試館職策題考試官不識大體不忠莫大策題蘇軾文也詔  
特放罪 王巖叟言應州縣災傷人戶缺乏糧食許結保借  
貸並令免息常平穀從之

二年二月召左司監朱光庭詣河北路與監司一員徧視災  
荒按累降旨揮措置振濟有未盡徧未便並得從宜事體稍  
重卽奏稟仍訪本路從來如何振濟今流亡倍多如官吏奉  
法不處卽按劾以聞 詔蘇軾撰富弼神道碑以顯忠尙德  
爲額其子紹庭請也

三月學士蘇軾草太皇太后受冊詔 詔內外舉堪知州者  
從御史呂陶之言也詔曰朕承祖宗之休獲受大統涉道日

淺昧於致治事有失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夏旱暵爲  
虐而四方之內被災者廣生民嗷嗷無所告勞永惟災變之  
來蓋不虛發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賞罰失當而賦稅  
無節歟民力屈竭而土木營歟抑忠言壅於上聞而德澤不  
流歟何大異之以滋至也非克己思過洗心修德其何以答  
塞天變協致太和可自今月十一日後避正殿減常膳公卿  
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

四月詔旱暵爲虐苗稼將槁民則何罪咎實在予雖側躬損  
膳尙慮無以消變而有司乃於此時屢奏受冊是欲以隆名  
盛禮加我是重予之不德也所有將來受冊禮宜權停罷仍  
詔諸路監司分督郡縣刑獄以久愆時雨司諫王覲有請也

臺司諫蘇轍上疏欲乞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奏公事以盡羣臣之異同閱人才之賢否庶乎災患可息

五月詔令學士院降敕書獎諭知楚州程之元以淮南振濟所言之元悉心存撫請褒擢故也 癸酉吏部尙書胡宗愈爲御史中丞因奏對便殿上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義之與比君子謂小人爲姦邪小人指君子爲朋黨陛下擇中立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清因進君子無黨論

八月詔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宜專有爲之政略無益之儀翰林蘇軾奏彥博公著免拜旨揮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人無可議者但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不敢當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憫老臣

眷養不已遇其朝見閒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所有不允批簽臣實未敢撰從之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賜宰相執政酒果並黃金犀帶諭旨云知卿等於邊事極勞心故有是賜呂公著告文彥博等曰密賚可辭鬼章得罪先帝獲之誠可慶也若便指廟堂之功則將帥聞之過有希望啟向來貪功生事之弊可不熟慮彥博等遂各辭免不許乃受之臣僚言赦令減放民間秋夏二稅積欠及坊場敗闕課利之類州縣不肯依赦令直行放免欲乞御史臺體訪民間欠負未經行遣及雖已行遣而未盡者乞付吏部重行黜責詔令諸路監司限一月卽速依敕結絕開具奏聞

十月朱光庭爲太常少卿詔運淮南二州所糴穀四十萬

斛振濟京路 丁卯詔賜御史於呂公著私第遣中使賜酒  
及禁中果寶綬金花環奇珍異十倍常人以御飲器勸在席  
飲甚苦惟於呂公著頗寬皆異恩也 壬申詔呂公著等於  
文臣中擇有才行風力廉知邊事堪大用者公著奏薦孫固  
蘇頌李常孫覺趙瞻顧臨胡宗愈等七人蘇軾爲戶部侍郎  
顧臨爲給事中

十一月孔文仲爲中書舍人豐稷爲右司諫楊康國爲監察  
御史同知樞密院 安燾言大雪異常久陰未解細民失職  
上貽憂念願令貶黜以塞天戒劉安世爲右正言詔罷變賣  
市易司元豐物從三省請也 甲戌蘇軾言臣近面奉聖旨  
何故屢入文字羅織臣具以疾病之狀又蒙宣諭豈以臺諫

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  
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卹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  
復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  
道參議役法及蒙擢爲學士後便爲朱光庭王巖叟賈易韓  
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乞郡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  
未及試院先言任意取文雖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維蓋  
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親迫故致紛紜亦  
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辜負聖知上違恩旨欲  
默而不乞則是與臺諫爲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今旣未許  
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京師閒慢差  
遣如祕書監國子監祭酒之類或只乞經筵供職庶免眾人

側目可以少安

三年四月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仍三日一赴經筵

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呂大防范純仁制蘇軾草也 是

夕軾對於內東門小殿院承旨太皇太后曰有一事要問內

翰前年任何官職軾曰汝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備

員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軾曰

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

不關大臣事軾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闕請曰久待學士

如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

曰此蘇軾文字也皇帝忽焉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

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



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軾拜而出撤金  
蓮炬送歸院 尚書劉摯官中書侍郎王存守尚書左丞胡

宗愈爲尚書右丞孫覺爲御史中丞右司諫劉安世進對太  
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  
胡宗愈公議以爲未允太后曰且徐觀其所爲退言宗愈不  
可居承轄之任乞賧新命授以外官 彭汝礪爲中書舍人

范祖禹爲起居舍人五月辭免從之 傅堯俞爲吏部侍郎  
王覲爲右諫議大夫

五月丙午翰林蘇軾侍郎蘇轍同廷對歐陽棐爲著作郎實  
錄院檢討尋罷黃庭堅依舊著作郎御史趙挺之言其姦因  
有是命王覲言胡宗愈不當落職與外任 太皇太后手詔

曰皇帝嗣位於茲四年華夷來同天地並應而皇太妃以恭勤之德鞠育之恩雖冊以時奉行而情又疑有未稱皇帝有祖宗之奉尊無二上而吾推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推天下之讓以慰人子之心並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如於典故有裒崇未盡令開具以聞

七月丙寅翟思爲殿中侍御史從蘇軾等舉也 詔遇災傷放稅六分以上其帶納欠負卽隨放稅分數催納若放稅七分以上並行停閣

八月王彭年爲監察御史從孫覺盛陶舉也 知齊州王巖叟爲起居舍人

九月侍讀蘇軾錄邇英閣進讀寶訓之文以進

弟轍作軾墓誌云嘗讀寶

訓因及時事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勸又黃河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歿死幾萬人帥臣掩蔽不聞朝廷亦不問事事如此恐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

李常爲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孫覺引疾就罷

十月李常充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康爲著作郎兼侍讀康初免喪卽召用之

十二月劉攽守中書舍人

閏十二月鄆州州學教授周種罷歸吏部用劉安世蘇軾言也致仕范鎮卒蘇軾上章言太宗殿庭畜馬云天下之

眾以爲非如養馬可置之殿庭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疏遠諂佞在旁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因陳二世勝廣後主隋兵渡江事云近來邊將奏報不實此風漸不可長御

史李常言蘇軾進讀寶訓奏邊將勘弊事乞根究以正典刑  
又詔戶部裁省浮費 甲寅太皇太后宣諭輔臣曰今來官  
冗自宰執以下恩澤皆有減損本官亦須裁定要自上始則  
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當究本末以聞已而詔曰官冗  
之患從來何矣流弊之極是萃於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苟  
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身軀先  
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常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德  
薄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  
必行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罔內顧之心共承節約之制今  
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裁減皇太后皇太  
妃準此 韓忠彥蘇轍奏節用裕民請自宮禁始詔諸路監

司勿薦侍從官以上及帥臣從左司諫韓川請也

四年劉安世言謝景温差除不當二月景温除知鄆州

二月之潞州梁燾爲左諫議大夫王子韶爲太常少卿劉安世言子韶資性陋佞熙寧士大夫有十鑽之稱日子韶爲衙內以其造請公卿之門不憚寒暑也交權要子弟巧於自媒如錐之利乞收還誤恩

三月劉攽卒右丞胡宗愈知陳州丁亥詔罷春宴劉安世李常以旱災請從其言也給事中趙君錫奏蘇軾乞外任除杭州聖恩優渥待之不替然而中外之望缺然解體在者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班馬自出一家之言國朝以來惟楊億歐陽修及軾數人而已今軾飄然去國則險人邪黨必謂

朝廷稍厭直臣姦人且將乘隙侵尋復進實係消長之機軾  
領遠藩承流牧民亦足發其所存但所施有限所利未廣豈  
若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  
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姦邪寢謀善類益進伏望收還所除  
新命復留禁林仍侍經幄以成太平之基

四月梁燾對延和殿言春夏屢陰不雨皆人主猶豫不斷之  
象願面詔大臣協忠決議無留政事方今皇帝富於春秋太  
后保佑聖躬制政策幄易以蒙蔽願正紀綱明法度采用忠  
言請求仁術坐使明恩實惠徧及四海望皇帝陛下時親政  
事將來臨御獨斷練熟機務太皇太后云年來中內進呈文  
字常同商量官家出意決皆有聖斷燾對曰聖德日新天下

幸甚此太皇太后保祐之功也願官家更進聖學日課經史  
熟記寶訓故事用之 集賢校理李德芻爲都官員外郎司  
諫吳安詩言其往在宗正寺憑藉安石氣燄御史翟思言詔  
德芻依舊 校書郎范祖禹上言正君心

四月李德芻等俱罷補外坐言蔡確或不草蔡確責詞故出  
之 孫升賈易爲殿中侍御史 徐州教授程師道候太學  
正缺日差從左司諫梁燾薦也

秋范純仁罷相坐營救蔡確言之也 吳處厚論蔡確事

王巖叟爲樞密都承旨黃庭堅爲集賢校理 詔河中鳳翔

邠涇自今並選差守臣從彥博請也 又詔郡縣考課優等

人令三省考察任使從梁燾請也 蘇轍等爲賀遼國生辰

使

九月辛巳詔大享明堂范純仁知潁昌府詔依大禮令賜物外加賜器幣二百五十匹兩

十月宋光庭爲右諫議大夫梁燾爲御史中丞劉安世爲左諫議大夫韓川爲侍御史司馬康爲左正言兼侍講川康皆辭免從之

十一月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守門下侍郎傅堯俞守中書侍郎己丑太后手詔曰三朝盛禮會見王公羣臣造庭奉觴上壽皇帝臨御五載恭以端莊慶集惟新受朝饗吾總機務協助紀綱克享治安而每懷抑畏今有司乃欲以天聖故事行會慶稱賀之禮顧維菲涼豈敢比隆於先后其在典法



亦當稽合於常觀是日皇帝致賀於禁中羣臣奉表於東廡  
足以顯邦家之慶而彰孝謹之風何必朝外乃爲禮來年正  
月一日更不御殿受賀上壽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並內東  
門拜表前此尙書禮部乃檢書天聖章獻明肅皇太后元日  
御會慶殿受皇帝奏賀上壽及宰相百官契丹使以下起居  
稱賀之儀爲請故有是詔 劉安世范祖禹言禁中求乳母  
事 蘇軾言浙江災傷

十二月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章言禁中求乳母事云或者之  
論乃謂陛下稍疏先王之經典浸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  
實損聖德

五年春錄石介子師中爲郊社齋郎從劉摯韓忠彥孫固之

請也

二月豐稷爲起居舍人孫升爲侍御史

三月楊畏爲監察御史安世光庭力攻之

翰林蘇轍言去

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詔有司

罷朝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時政闕

失 丁巳詔曰朕奉承統業於今五年臨御崇高未達庶政

而夙夜祗懼若涉淵水常恐德之弗類無以下慰民望上當

天心今者冬雪不效春雨弗若逮此孟夏旱災如焚麥不充

食禾未出土歲事凜凜民且狼狽雖禱祝備至神莫之答惟

省循自克則災或可消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惡而莫之懲

歟役賦失當民病於事而莫之察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才

有抑而未用歎念之雖勤行則未至昭明恐懼之誠意庶幾  
陰陽之不違可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御前殿及將  
來五月一日罷文德殿視朝上奉東朝深媿常珍之日闕下  
臨庶尹尤冀嘉言之上聞苟利於人其無不可蘇軾之詞也  
四月范純仁知延安趙高知太原尋易之韓川爲中書舍人  
五月王巖叟爲龍圖閣待制樞密都院旨張舜民爲殿中侍  
御史楊康國爲監察御史中丞朱光庭爲工部員外劉安世  
爲中書舍人蘇軾爲御史中丞朱光庭爲給事中劉唐老爲  
右正言司馬康爲右司諫楊康國爲殿中侍御史張舜民辭  
免賈易爲國子司業充殿中侍御史尋又改淮南提點刑獄  
八月劉摯呂太防等爭吏額事 朱光庭改亳州劉安世提

舉崇福宮皆爲鄧温伯也次年正月仍爲給事中梁燾亦出  
知鄭州范純仁爲給事中王巖叟權知開封府楊康國爲左  
司監孔武仲兼侍讀岑象求爲殿中侍御史黃廉爲樞密都  
承旨殿中侍御史言不當使之居要近蘇轍言太皇太后陛  
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雖有諫臺官數人若聽執政得自選  
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恐天下安危莫達於前而朝廷之勢  
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徐君平虞策並爲監察御史蘇轍鄧  
温伯薦尚書右丞許將知定州以中丞蘇軾言也上官均罷  
知廣德軍以均營救許將中丞蘇轍御史岑象求奏也  
六年春御史孫升爲起居舍人蘇軾爲吏部尚書杭州召也  
劉安世爲中書舍人尋改樞密承旨

正月劉摯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充樞密直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蘇轍爲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蘇軾爲翰林學士  
承旨趙君錫爲御史中丞 丁未右司諫楊康國奏臣僚彈  
奏尙書右丞蘇轍不可爲執政者其事有六陛下不以爲過  
此恐陛下以轍兄弟並有文學所以眷獎之厚而用之堅也  
陛下豈不知王安石與章惇呂惠卿蔡確亦有文學乎而所  
爲如此若謂蘇轍兄弟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  
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章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  
致亦類其爲人也比王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  
相上下其爲美麗浮歌侈豔小詞則並過之雖轍亦不逮其  
兄矣兄弟由此故多得名於戚里中貴人之家其學如此妄

足爲陛下謀治體斷國論與其緝熙天下之事哉 辛亥簽  
樞密院事王巖叟奏事罷留身曲謝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才  
望故不次用卿便宜盡心以報朝廷巖叟曰臣久去言路不  
得款對清光今欲少陳區區幸垂聽問何事巖叟曰陛下聽  
政以來納諫從善凡所改更悉合人心朝廷清明天下安靜  
百姓無怨歎之聲此成效也願信之不疑守而毋失則宗社  
千萬世之福也但願每於用人之際更加審察蓋邪正難辨  
用之一差治亂所繫固有外與眾同而中懷異趣不以今日  
之事爲然者惟伺閒隙以幸反覆此等不可一日容于朝太  
后曰此事裏面常說與官家因少進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  
正謂要理會邪正二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

下有平治之理一邪人進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爲一人遂  
致此也蓋其類應之者眾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  
患耳太皇太后甚然之又曰或聞曾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  
說告陛下者果然如此乃誤陛下之言不可聽君子小人無  
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  
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與之爭進惟自引去君  
子既去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不可不慎願陛下常用之  
于此太皇太后曰會得巖叟乃退 前知杭州蘇軾言浙西  
二年水災蘇湖爲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自下塘  
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愍一方  
特賜旨揮發運司依元降旨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乞

兌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糴借貸如發運司去年元不收糴卽乞一面截留上供米五十萬石卻令發運司將春錢一百萬貫候今年秋熟日收糴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爲然待饑饉疾疫大作方行振濟亦恐不及于事 鄭雍爲右

諫議大夫右丞蘇轍押入視事賈易爲侍御史葉伸爲殿中侍御史伸請補外詔別有差遣安鼎爲監察御史姚勔爲右正言 庚戌邇英進讀寶訓至除彭乘爲起居舍人事 龍

圖閣直學士前知杭州蘇軾言臣近奉詔書及聖旨不許辭免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于第三次奉乞除臣楊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天聽陛下卽位起臣于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



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緣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與司馬光異論光不以斯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詞色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頤等廢黜大姦數人而餘黨尤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耳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自此黨人尤加忿嫉其后又于經筵極論黃河不爲回奪利害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於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求補外俯伏思念自忝禁

近三年之間臺諫攻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言語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目加誣執其閒曖昧譖愬陛下不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照洞見肝膈則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早自出知杭州二年麤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公私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以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謂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欲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命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礪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卽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移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

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愎眾所共知黨人猜忌甚于弟轍豈敢以衰病之軀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繁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眾怒者所來遠矣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旨揮執政檢會屢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居禁近使黨人猜忌別加陰中也

六月梁燾知鄭州因日食奏言臣聞日者眾陽之長人君之

象以清明普照爲德而不容侵蔽欺掩今又食五月之朔爲  
變亦甚矣願陛下思所以消變之理而消變之速莫如修德  
修德之要莫如進學伏望屏遠聲色披繹經史宮中清燕熟  
復前代治亂之要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閒召講讀侍臣咨訪  
議論又奏太后曰日災之應主弱臣強下凌上替陰侵陽之  
謂也宜舉三務以銷之早正宮中之位以爲內助願陛下外  
勤政事以申主道勸上進學以強君德 丙辰呂大防言昨  
得御前劄子以蘇軾撰上清儲祥宮碑頌示修宮費用以出  
自禁中此事近臣知之而外庭鮮有知者因令中外具知之  
甚便太后宣諭曰上清儲祥宮本先帝所建意爲皇嗣今來  
正欲成其願凡百費用皆本殿收入錢物應制無分毫侵損

國用比來有一二言者皆不知也

八月范百祿轉對言三事云蓋祖宗典故效先王陳蹟幸太學可以美文明之化收眾言可以知天下之事嚴大祀可以臻上神之祐而致四時之和雖芻蕘不以賤廢庶幾塵路或有補云 趙君錫言蘇軾題詩事太后曰輒將此事誣軾先帝三月上仙軾五月題詩猥云軾別有意似此何可當顯是撫拾初費易言君錫想被易使之韓忠彥曰君錫素無執持王巖叟曰君錫雖無執持亦非助惡之人今罷去士論亦惜其風望進退人太速陛下尤所當慎曰極當慎也須求老成忠彥曰宜擇忠厚巖叟曰須得中道者用之乃善 閏八月左朝請郎梓州路轉運判官董敦逸左朝請郎黃巖基爲監

察御史敦逸永豐人 辛亥詔曰朕承至尊休德託于玉公  
之上蒙成慈訓海內晏安恭惟太皇太后有聖德之徽懿居  
天下之崇高保祐朕躬功及宗社人神俱歸天地並貺稽歲  
甲還相之次當慶符本始之辰仰贊壽祺用致誠祝昔在神  
考有奉光獻之禮嘗以此懇請再三興言傷財面誠悉罷永  
惟大德之報方求尊安之祿此之不圖將何以宗大孝于萬方  
而達至感于神明乎其以元祐七年太皇太后本年歲旦齋  
在京及天下州軍在城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內在京于中太  
上清儲祥集禧建炎醴泉萬壽等六處宮觀大相國寺十禪  
院自正旦日各用僧道開建道場七晝夜宮觀罷散日披露  
肝膽冒闕聖慈致陛下每有宣諭必以不喜管事爲言常欲

安靜此聖意之本也臣未嘗一日不思竊惟淵衷遠慮深識  
用臣首言自識時矣乞檢會前奏早賜詔音歸斷人言以全  
大功不及言先帝大臣多以材進可稍復用委以別都名藩  
以全終始 壬申起居舍人呂陶言伏觀邇英閣講讀罷臣  
僚退後有願臨呂希哲再奏留事臣不復預聞切謂起居之  
職記人主言動凡講讀官有所奏陳或陛下宣答訪聞皆須  
載錄修爲信史今乃不得預聞臨等所奏深恐于分守未安  
伏望特降睿旨今後講讀罷有臣僚再留奏請並許記注官  
侍立所貴操筆不致闕略從之 是月左僕射呂大防以疾  
懇求罷政太后宣諭曰主上富于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  
俟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大防乃不敢復起視事

八年二月兵部員外郎崇政殿說書呂希哲爲右司諫希哲固辭之蘇軾在邇英見希哲除命戲謂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退而不應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當以楊畏爲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傾人故希哲云耳

七月丙子朔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范純仁爲通議大夫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至自潁昌卽入對延和尋有是命純仁辭至七不允又遣中使促純仁就位及入謝太后宣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又曰人言相公必先進王覲彭汝礪如何純仁曰此人望陛下早用之他日又謂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明肅垂簾時惟勸章肅盡母道及仁宗親政又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名望眾人



所歸必能繼紹。兩人純仁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當陛下獎勸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  
八月丙午辛酉，太后有疾，上不視事。壬戌，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劉彥奉世入崇慶殿，問聖體。大防等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服藥嘗除在京及畿內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豐中，神宗皇帝自以聖躬服藥，降此指揮。今上爲太后于禮尤順，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嘗處分。至是以太皇太后意在謙抑，故有此宣諭。